

海中央（1）

连续的航海，海如同一本又一本打开的书。深夜，走上甲板，突如其来有一种想跳入海中的冲动。我不恐慌，但是好奇。刚开始以为只是我个人的幻觉，后来问了好些人，居然都有这样的时刻。想啊想，终于明白。我们的生命是来自海洋的，在每一个细胞里，都储存着对于海洋的眷恋和记忆。在某些特定场合，它魔咒一般复活，押解我们的身心如人质——回到远古。

黄昏黎明时分，在海中央看海，大海苍天，只有你一人夹在其中，天人合一之感，醍醐灌顶。船是一种特殊的载体，当它蹒跚大海之腹，远离陆地，自身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放眼四野，围绕眼帘的都是圆滑到无可挑剔的海平线，凡俗的世界早已悄然遁没。

所有曾经的烦恼，芜杂的人际关系，不堪回首的悲苦，还有层出不穷的愿望，都像被船桨切断的海草，漂浮而去。只有让人灵魂出窍的蔚蓝色，由于深达几千米的摞叠，化作了近乎黑色的铁幕，襁褓一样包裹着生灵孤寂的肉体和灵魂。

当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有一种关于存在的思维，就会活跃。

夜幕下的海，纯净剔透的黑与蓝，天幕是银光烁烁的星。你只想爬上星辰，将尖锐的星芒直抵掌心，感受那种冰凉的刺痛。任何认为星辰是不可以爬上去的常识，都是谬说。你无比孤独，而且绝望地发现，它是不能战胜的。

人生真是太渺小了，和时间相比，和夜色相比，和海洋相比……哪怕是一朵浪花，也比人更长久。它永不疲倦地涌动着，没有死，也没有生。或者说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死亡之中，也无时无刻不在襁褓当中。你不能说一朵浪花死了，就像你不能说一朵浪花是在何处诞生。

必先确立了人生的虚无，然后才能确立人生的意义啊。

你想知道什么是彻头彻尾的虚无吗？你想死心塌地灰心丧气吗？你想就此归去，把人生来一个总结，有一个新的开始吗？你想从此不惧死亡，兴致勃勃地走到人生的终点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是。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地方，可以帮助你解决上述的问题，那就是——海洋深处。当然了，我这个深处，说的不是大海的底层，那不是我们寻常人等去得了的地方。深处，是海的胸膛之上，在渺无人烟的苍茫波涛之内，思索。

是的，波涛之内，而不是波涛之上。有人说：我常常到海边去散步，看到过海的各种表情。比如海上日出，比如海的朝霞晚霞，比如海上的暴风雨，比如海上各式各样的船……的确，这都是海，可都不是我说的海。这是海之表层，不是海之脏腑。

法国17世纪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曾将人定义为：“无穷大和无穷小之间的一个中项。”不。在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帕斯卡尔，这一次说错了。没有中项。人只是无穷小，海洋是无穷大，风暴是无穷大。

没有任何表情的海，自在博大，放任不羁。你从那里领受生命大道若简的意义。作为一个巨大的偶然，我们降生人间。我们所能具有的唯一能量，就是有目的地向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前进。这个方向，在哪里呢？

在航行上，辽阔水面尽收眼底，澎湃海浪不停肆虐，你无可逃遁地得出一个答案。海洋上，人会变得极其单纯，完全丧失了思索的能力。并不是悲哀，海洋以它的无与伦比的壮阔，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必我们这些渺小的生灵再来费劲地思考了。

海中央（2）

一朵浪花，要是离开了海洋，片刻之间就会萎缩。时间之短，我相信任何一种陆地上的短命花卉，都会比它开的长久。太阳会晒干它，烈风会吹飞它，鱼会把它吞入腹中，云会把它吸走，雾会把它裹挟而去。雨会把它当作自己阵营遗失的一滴，蚌会把它摩挲成珍珠的雏形。人会把它当作坠落的眼泪，咸而且苦……

一朵浪花，让自己永不枯萎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汇入一个丰饶的集体中。很多浪花聚集在一起，成就波峰浪谷，托起巨轮，掀起风暴。可以永不止息地歌唱，可以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地走来走去，可以在 1000 次毁灭后获得 1001 次重生。

人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就其个体来说，多么惨淡啊！连一朵浪花也比不上。浪花们互相紧密连接着，你无法将一朵浪花和另外一朵浪花相分离，它们从本质上密不可分。它们先天的属性，使它们从不孤独。但是，人却不行。人有皮肤，在皮肤之里，是自我的界限，在皮肤之外，是他人和自然的范围。人必须有意识地走出自己的皮肤之外，和同伴找到精神上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不单单是互相帮助，而是本质上使自己一生不再渺小不再脆弱的唯一法宝。

这种连接，有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名字，叫作——关系。关系分为很多种，疏离和密切是最基本的分野。密切关系是魔力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没有学会处理关系，关系处理失当，你就无法享受人生的乐趣，你就时时被各式各样的烦恼所袭扰。你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吧，你天天疲于奔命四面楚歌吧，你按倒葫芦浮起瓢吧，你屋漏偏逢连阴雨吧，破船偏遇顶头风吧……总之，如果你不断地倒霉，如果你时不时地在被厄运抽了一个嘴巴之后，又是一连串的嘴巴，如果你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自己得罪了何方神圣，为什么诸事不顺，永远是一个超级倒霉蛋，那么，恕我像女巫一样直言——多半是关系上出了问题。

看看大海，看看浪花们。它们是如此的平等，如此的团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东西南北的区别，天下浪花结成一家，遇风则啸，遇雨则飞。风平浪静的时候，就缀成一块硕大无朋的蓝绸，大智若愚微微抖动着，与天公比试着碧蓝和寥寂。大海养育了多少生灵啊，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蓝鲸，就生活在海洋中。我在博物馆看到过蓝鲸的标本，它浮游半空，孤悬万千海洋生物之上，如乌云蔽日，体积大到难以想象。仰望蓝鲸巨大而美丽的流线型身体，我不由得想，它活着的时候，每天要吃多少食物啊？需要多大的疆域才能养活它啊！需要多大的区域它才能活动开身体腾挪扭转！需要有多么大的浮力，才能让它保持着优雅游势，不至于一个跟头沉没啊！它是如何长到这么大体量啊？那是怎样一段进化的漫漫长征，需要一个多么丰饶广大无拘无束的舞台啊！

是海洋托举了它。海洋是蓝鲸的摇篮。

海洋中物种的丰富，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特别是深海，更是一个远远没有叩开大门的宝库。

这种荡涤灵魂的经验，可以从大海的涟漪，风暴的吼声，海鸟的奏鸣和海豚的跃动中习得。倾心体会大自然的旋律，待身心与自然融为一体，光明自然体现。

关于海洋，我们知道的太少太少。然而仅仅是已知的这一点点，就已让我们倒头拜叩，肃然起敬。这一生，如有机会到大海的核心部分走一走，请千万不要错失。如果没有机会，就要千方百计地创造一个机会。你一定所获甚丰大呼过瘾。

海中央（3）

也许有人会说，我常常到海边去。哦哦，海边和海中央，是不一样的。就像树叶和树根是不同的。树叶当然青翠可爱，但你在看到树根的时候，会感觉到深邃的力量和一种不可预知的神圣。

反观树叶，你只会觉得精致和稍纵即逝的脆弱。

也不要满足于在海洋馆水族馆这类的地方浏览。国外的超豪华饭店，已经把鲸鱼圈养起来了，真是悲哀！我在迪拜的亚特兰蒂斯酒店，看到玻璃幕后假装自由自在的鱼，升腾悲哀。充其量这只能算海洋的藏书票，海洋干涸的微缩版。如果你膜拜过真正的海洋，你会在那里有哭泣的冲动。这还不是最悲惨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亲近过大海，首先是在海洋馆里看到了海水，由那里的印象去想象海洋，你就陷入了一个猥琐的幻觉，一个人造的陷阱。

听我一句劝，哪怕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深入真正的海洋，并不遗憾。因为你还可以想象。人的想象力，是世界上最汹涌澎湃扶摇万里的海洋，可以掀起飓风，可以托举起几十万吨的巨轮。千万不要让别人出于营利的目的，在你的脑海里信马由缰，荼毒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景致。

海洋是一所大学，教会我们生命的感悟。浪花就是教授了，无数位，虽无职称，但日夜授课，永不言倦。

海洋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把你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表浅认识，都颠簸着飞扬起来，发生碰撞和杂糅。举目四望，你是如此的孤独，天空和水永远在目光的尽头缝缀在一起，包围着你，呈现出博大的哀伤。你知道自己是一定要灭亡的，而大海则永远存在。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如跳蚤一样生活的我们，能看到多远？美国环境学家罗德瑞克·纳什有一个科学理论，认为从过去到现在以至未来，人们遵循着如下范围，逐步扩大着自己的视野和爱心疆域。首先是自我，然后波及到家庭。这当然不难理解，原始人就是这样走过的。再之后是部落，然后是国家。国家是扩大了部落，是很多部落的联结。在国家的更远处，就是人类。当我们有了更多的余力之时，就会更多地关注动物，之后的顺序便是“植物——生命——岩石（无机物）——生态系统——星球。”

在大海上，充沛爱意会像卓越的三级跳远，快步腾挪而去。从“一己”跨越到“星球”。我们只有这一个地球，千真万确。

绕地一圈走过来，深刻感觉到，地球人，都是住在一套单元房里的亲戚。有些人富一点。有些人穷一点，但大家从骨子里来说，大同小异。平等不是一个谁赐予谁的施舍和空话，而是一种生物进化的必然。

你祸害了中南美的森林，你就是糟蹋了自家的后院。你掠夺了亚洲的财富，就是亲手把船凿下一块板。你喷出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是在自家放火，屋顶已经烧出了一个洞……

大自然大智若愚，它什么也不说，只是把你们紧紧地连续在了一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它公正并且——冷酷，如果不觉醒，等待的就是灭绝。地球上的人类，只有自己救自己。那种以为靠着掠夺他国人民，以维持自家超级繁荣的美梦，有些人已经酣然不觉地做了好多个世纪。如今，21世纪刺眼的光照，不客气地把他们唤醒。

世界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广大，在某种意义上讲，它脆弱到不堪一击。

所有的海水都是相连的，在广阔的洋面上，我们无法区分这一滴水是来自大西洋还是印度洋。海鸟是没有国界的，海豚是没有国界的，海草是没有国界的，污染也是没有国界的。最后买单的是全地球的生灵，无论你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污染面前，人人平等。

喜欢海上的风，将云彩搅散的声音，还有海豚跳起的扑扑声。温暖远在乌云之上，你感受不到，

但你要坚信。亲身体验能使人确立世界观并因此改变行为。人类已融合在一起，悍然难分，像海在海中。风在风中。基因在基因中。

第1节：自序 天堂的颜色(1)

自序天堂的颜色

我不相信有地狱。

可我确知有天堂。

天堂和地狱好像是一对正反义的词组，按说你相信这一个存在，就不能否定那一个的存在，否定就是自相矛盾。

先来说地狱吧。地狱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大文豪但丁在《神曲》中描述的地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漏斗。它从地表到地心口径逐渐缩小，越深表明灵魂的罪恶越重。一路坠落着扑到了地心，便抵达漏斗顶端，那是魔王撒旦的巢穴。若有幸从魔王的尾巴上爬过地心，另一面则是炼狱。炼狱像一座高山，灵魂可在攀爬中洗涤罪恶。山分七层，每上升一层就会消弭一种罪过，攀到山顶便升入天堂。天堂之途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一共分为九层。越往上爬你的灵魂就越高尚。如果你翻越了九重天，就进入了真正的天堂。

在东方，佛教的地狱共有无间、大阿鼻、四角、飞刀、火箭、夹山、通枪、铁车、铁床、铁牛、铁衣、千刃、铁驴、烱铜、抱柱、流火、锉首、烧脚、啖眼、铁丸等等类别。中国道教的地狱则分为十八层，并以某人生前所犯罪行的轻重，来决定他下到地狱的哪一层和他受罪时间的长短。每层地狱比之前一层地狱，增苦二十倍加上增时一倍。到了第十八层地狱，苦楚的烈度已无法形容，时间也达到了极致，再无走出地狱之可能了。

在一本讲述旅行和天堂的书籍里，讲述地狱实在是煞风景的事情。但不知地狱之苦，又如何能体察到天堂的温煦呢？

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我问一些人，天堂里最应该有什么？

有人说，应该一尘不染。有人说，应该没有悲伤。

有人说，应该有黄金砌成的街市和碧玉打造的围墙。

有人说，应该人来人往，想吃什么就有什么，牛奶遍地乐声环绕，安全舒适。

有人说，当然要有天使。就是那些面如满月长着翅膀拎着一口袋羽箭的胖胖婴孩们。然而天堂不是幼儿园，不可能只有未成年人，一定还有如花的少女和如山的男生吧？少女和男子总要长大，总有婚配和新的天使出生，然后夫妻们慢慢变老，成了慈祥和蔼的老人吧？

我想，天堂里一定绿草茵茵，有不老的翠树和长香的花，有鲜活的动物和莺歌燕舞的禽鸟。有丰腴的面点和流淌的蜂蜜。空气毫无疑问是新鲜的，疾病毫无疑问是没有的。华美的建筑反射温润的微芒……

其实，天堂和地狱，骨子里是人世间诸般影像的加剧或是放大，并无特别的不可思议之处。在这种种想象和描述的背后，潜伏着来自心理学上称之为“行为主义”流派的淡淡身影。那学说的基础理论是相信以惩罚和奖励，会训练并约束人们的行为，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就能惩恶扬善，达致天下太平。地狱天堂说的理论基础，和这一流派有异曲同工之妙。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里，地狱的恫吓力量，总流于纸上谈兵的虚妄；天堂的恩赏嘉奖，又有画饼充饥之嫌。亡命之徒连现世的法律都置若罔闻，又哪会忌惮地狱里遥遥无期的惩罚！所以，我不相信地狱。但是我相信天堂，我所笃信的天堂，它不在天上，只在尘世。

人间本该就是天堂。

2008年，我自费买了一张船票，出发环绕地球一周。那艘名为“和平号”的船，5月14日自日本横滨进入太平洋，一路向西，9月4日返回出发港，在蔚蓝大海上昼夜兼程5万多公里，途经了几十个国家，共计114天。由于一些原因，我没能完整地走完这一圈，这个圆画得不够完整。

好在最壮观的景色我已饱览，最险恶的风暴我已穿越，最艰苦的航程我已一寸寸挪过，最苍凉的海天一色我一分分领略……生命中有了这样一次荡涤身心的旅行，当我垂垂老矣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据说人的一生会电光石火地闪现，浓缩成一部微电影，我势必回忆它，然后浮出若隐若现的欢颜。

如果天堂有颜色，它是什么色泽的呢？红色固然令人兴奋，但每天都是红彤彤艳光四射，好像喧嚣吵闹了些。橙黄？温暖，丰收，诱人食欲，但总觉得明黄给人以威权的压力；带着赤色调的橙，又有一种危险即将靠近的绷紧。青绿自然是好的，生机勃勃饱含汁液，给人以成长的期望和生命的韧性。但城市里绿色稀薄，旷野和雨林中，大片绿色遭砍伐和焚烧，雪山、沙漠也没有绿色的踪影，现在的绿色有不堪一击的脆弱。唔，还有紫色。据说这是一种高贵的颜色，我却正因了它的高贵，而疏离了它。我期盼天堂不要有拒人千里的矜持，而是平易近人的

蔼然。

便只剩下蓝色了。蓝色是这个星球上最广泛最汹涌澎湃的颜色，它博大精深，无处不在。它负载着所有的生命，乾坤挪移生生不息。它酿造着所有的文明，丰功伟业乐此不疲。所幸截止今日，它还没有被人类的贪婪彻底污染，尚保持着宇宙洪荒时的洁净和丰饶。

我把这本书定名叫“蓝色天堂”。天堂并不遥远，天堂就在你我指尖。天堂是可以建设，也是可以毁坏的，就看我们如何面对人类的未来。

我把这一路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来，不一定正确，但都是真情实感。希望你能读它一页或几页，说句玩笑话，那你就赚到了。蹈海翻江这一趟，我用了100多天，你只需用几个小时。我买那张船票，花费了半生的积蓄。你花几十块钱，就可以沿着海路，听素颜的地球在悄声述说。

海中央

连续的航海，海如同一本又一本打开的书。深夜，走上甲板，突如其来有一种想跳入海中的冲动。我不恐慌，但是好奇。刚开始以为只是我个人的幻觉，后来问了好些人，居然都有这样的时刻。想啊想，终于明白。我们的生命是来自海洋的，在每一个细胞里，都储存着对于海洋的眷恋和记忆。在某些特定场合，它魔咒一般复活，押解我们的身心如人质--回到远古。

黄昏黎明时分，在海中央看海，大海苍天，只有你一人夹在其中，天人合一之感，醍醐灌

顶。船是一种特殊的载体，当它蹒跚大海之腹，远离陆地，自身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放眼四野，围绕眼帘的都是圆滑到无可挑剔的海平线，凡俗的世界早已悄然遁没。

所有曾经的烦恼，芜杂的人际关系，不堪回首的悲苦，还有层出不穷的愿望，都像被船桨切断的海草，漂浮而去。只有让人灵魂出窍的蔚蓝色，由于深达几千米的摞叠，化作了近乎黑色的铁幕，襁褓一样包裹着生灵孤寂的肉体和灵魂。

当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有一种关于存在的思维，就会活跃。

夜幕下的海，纯净剔透的黑与蓝，天幕是银光烁烁的星。你只想爬上星辰，将尖锐的星芒直抵掌心，感受那种冰凉的刺痛。任何认为星辰是不可以爬上去的常识，都是谬说。你无比孤独，而且绝望地发现，它是不能战胜的。

人生真是太渺小了，和时间相比，和夜色相比，和海洋相比……哪怕是一朵浪花，也比人更长久。它永不疲倦地涌动着，没有死，也没有生。或者说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死亡之中，也无时无刻不在襁褓当中。你不能说一朵浪花死了，就像你不能说一朵浪花是在何处诞生。

必先确立了人生的虚无，然后才能确立人生的意义啊。

你想知道什么是彻头彻尾的虚无吗？你想死心塌地灰心丧气吗？你想就此归去，把人生来一个总结，有一个新的开始吗？你想从此不惧死亡，兴致勃勃地走到人生的终点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是。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地方，可以帮助你解决上述的问题，那就是--海洋深处。当然了，我这个深处，说的不是大海的底层，那不是我们寻常人等去得了的地方。深处，是海的胸膛之上，在渺无人烟的苍茫波涛之内，思索。

是的，波涛之内，而不是波涛之上。有人说：我常常到海边去散步，看到过海的各种表情。比如海上日出，比如海的朝霞晚霞，比如海上的暴风雨，比如海上各式各样的船……的确，这都是海，可都不是我说的海。这是海之表层，不是海之脏腑。

法国 17 世纪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曾将人定义为："无穷大和无穷小之间的一个中项。"不。在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帕斯卡尔，这一次说错了。没有中项。人只是无穷小，海洋是无穷大，风暴是无穷大。

没有任何表情的海，自在博大，放任不羁。你从那里领受生命大道若简的意义。作为一个巨大的偶然，我们降生人间。我们所能具有的唯一能量，就是有目的地向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前进。这个方向，在哪里呢？

在航行上，辽阔水面尽收眼底，澎湃海浪不停肆虐，你无可逃遁地得出一个答案。海洋上，人会变得极其单纯，完全丧失了思索的能力。并不是悲哀，海洋以它的无与伦比的壮阔，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必我们这些渺小的生灵再来费劲地思考了。

一朵浪花，要是离开了海洋，片刻之间就会萎缩。时间之短，我相信任何一种陆地上的短命花卉，都会比它开的长久。太阳会晒干它，烈风会吹飞它，鱼会把它吞入腹中，云会把它吸走，雾会把它裹挟而去。雨会把它当作自己阵营遗失的一滴，蚌会把它摩挲成珍珠的雏形。人会把它当作坠落的眼泪，咸而且苦……

一朵浪花，让自己永不枯萎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汇入一个丰饶的集体中。很多浪花聚集在一起，成就波峰浪谷，托起巨轮，掀起风暴。可以永不止息地歌唱，可以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地走来走去，可以在 1000 次毁灭后获得 1001 次重生。

人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就其个体来说，多么惨淡啊！连一朵浪花也比不上。浪花们互相紧密连接着，你无法将一朵浪花和另外一朵浪花相分离，它们从本质上密不可分。它们先天的属性，使它们从不孤独。但是，人却不行。人有皮肤，在皮肤之里，是自我的界限，在皮肤之外，是他人和自然的范围。人必须有意识地走出自己的皮肤之外，和同伴找到精神上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不单单是互相帮助，而是本质上使自己一生不再渺小不再脆弱的唯一法宝。

这种连接，有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名字，叫作--关系。关系分为很多种，疏离和密切是最基本的分野。密切关系是魔力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没有学会处理关系，关系处理失当，你就无法享受人生的乐趣，你就时时被各式各样的烦恼所袭扰。你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吧，你天天疲于奔命四面楚歌吧，你按倒葫芦浮起瓢吧，你屋漏偏逢连阴雨吧，破船偏遇顶头风吧.....总之，如果你不断地倒霉，如果你时不时地在被厄运抽了一个嘴巴之后，又是一连串的嘴巴，如果你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自己得罪了何方神圣，为什么诸事不顺，永远是一个超级倒霉蛋，那么，恕我像女巫一样直言--多半是关系上出了问题。

看看大海，看看浪花们。它们是如此的平等，如此的团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东西南北的区别，天下浪花结成一家，遇风则啸，遇雨则飞。风平浪静的时候，就缀成一块硕大无朋的蓝绸，大智若愚微微抖动着，与天公比试着碧蓝和寥寂。大海养育了多少生灵啊，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蓝鲸，就生活在海洋中。我在博物馆看到过蓝鲸的标本，它浮游半空，孤悬万千海洋生物之上，如乌云蔽日，体积大到难以想象。仰望蓝鲸巨大而美丽的流线型身体，我不由得想，它活着的时候，每天要吃多少食物啊？需要多大的疆域才能养活它啊！需要多大的区域它才能活动开身体腾挪扭转！需要有多么大的浮力，才能让它保持着优雅游势，不至于一个跟头沉没啊！它是如何长到这么大体量啊？那是怎样一段进化的漫漫长征，需要一个多么丰饶广大无拘无束的舞台啊！是海洋托举了它。海洋是蓝鲸的摇篮。

海洋中物种的丰富，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特别是深海，更是一个远远没有叩开大门的宝库。

这种荡涤灵魂的经验，可以从大海的涟漪，风暴的吼声，海鸟的奏鸣和海豚的跃动中习得。倾心体会大自然的旋律，待身心与自然融为一体，光明自然体现。

关于海洋，我们知道的太少太少。然而仅仅是已知的这一点点，就已让我们倒头拜叩，肃然起敬。这一生，如有机会到大海的核心部分走一走，请千万不要错失。如果没有机会，就要千方百计地创造一个机会。你一定所获甚丰大呼过瘾。

也许有人会说，我常常到海边去。哦哦，海边和海中央，是不一样的。就像树叶和树根是不同的。树叶当然青翠可爱，但你在看到树根的时候，会感觉到深邃的力量和一种不可预知的神圣。反观树叶，你只会觉得精致和稍纵即逝的脆弱。

也不要满足于在海洋馆水族馆这类的地方浏览。国外的超豪华饭店，已经把鲸鱼圈养起来了，真是悲哀！我在迪拜的亚特兰蒂斯酒店，看到玻璃幕后假装自由自在的鱼，升腾悲哀。充其量这只能算海洋的藏书票，海洋干涸的微缩版。如果你膜拜过真正的海洋，你会在那里有哭泣的冲动。这还不是最悲惨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亲近过大海，首先是在海洋馆里看到了海水，由那里的印象去想象海洋，你就陷入了一个猥琐的幻觉，一个人造的陷阱。

听我一句劝，哪怕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深入真正的海洋，并不遗憾。因为你还可以想象。人的想象力，是世界上最汹涌澎湃扶摇万里的海洋，可以掀起飓风，可以托举起几十万吨的巨轮。

千万不要让别人出于营利的的设计，在你的脑海里信马由缰，荼毒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景致。

海洋是一所大学，教会我们生命的感悟。浪花就是教授了，无数位，虽无职称，但日夜授课，永不言倦。

海洋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把你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表浅认识，都颠簸着飞扬起来，发生碰撞和杂糅。举目四望，你是如此的孤独，天空和水永远在目光的尽头缝缀在一起，包围着你，呈现出博大的哀伤。你知道自己是一定要灭亡的，而大海则永远存在。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如跳蚤一样生活的我们，能看到多远？美国环境学家罗德瑞克·o·纳什有一个科学理论，认为从过去到现在以至未来，人们遵循着如下范围，逐步扩大着自己的视野和爱心疆域。首先是自我，然后波及到家庭。这当然不难理解，原始人就是这样走过的。再之后是部落，然后是国家。国家是扩大了部落，是很多部落的联结。在国家的更远处，就是人类。当我们有了更多的余力之时，就会更多地关注动物，之后的顺序便是"植物--生命--岩石（无机物）--生态系统--星球。"在大海上，充沛爱意会像卓越的三级跳远，快步腾挪而去。从"一己"跨越到"星球"。我们只有这一个地球，千真万确。

绕地一圈走过来，深刻感觉到，地球人，都是住在一套单元房里的亲戚。有些人富一点。有些人穷一点，但大家从骨子里来说，大同小异。平等不是一个谁赐予谁的施舍和空话，而是一种生物进化的必然。

你祸害了中南美的森林，你就是糟蹋了自家的后院。你掠夺了亚洲的财富，就是亲手把船凿下一块版。你喷出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是在自家放火，屋顶已经烧出了一个洞.....

大自然大智若愚，它什么也不说，只是把你们紧紧地连续在了一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它公正并且--冷酷，如果不觉醒，等待的就是灭绝。地球上的人类，只有自己救自己。那种以为靠着掠夺他国人民，以维持自家超级繁荣的美梦，有些人已经酣然不觉地做了好多个世纪。如今，21世纪刺眼的光照，不客气地把他们唤醒。

世界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广大，在某种意义上讲，它脆弱到不堪一击。

所有的海水都是相连的，在广阔的洋面上，我们无法区分这一滴水是来自大西洋还是印度洋。海鸟是没有国界的，海豚是没有国界的，海草是没有国界的，污染也是没有国界的。最后买单的是全地球的生灵，无论你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污染面前，人人平等。

喜欢海上的风，将云彩搅散的声音，还有海豚跳起的扑扑声。温暖远在乌云之上，你感受不到，但你要坚信。亲身体验能使人确立世界观并因此改变行为。人类已融合在一起，悍然难分，像海在海中。风在风中。基因在基因中。*旅行的33个理由

旅行不管远近，是需要理由的。

旅行最普遍的理由--远方有故事。

小时候，都喜欢听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瞪大了眼睛，随着颤抖的声音，幼稚的脑，被故事勾引着，插上翅膀，飞向远方。在我们懵懂的小心眼里，第一次产生了惆怅。为什么好玩的事情都发生在远方？有趣的人，都生活在很久之前？对于时间和地点的不确定性，是为了留有更多发挥想象和虚构的空间。如果说这事就发生在前两年，地点就是离咱家2里远的邻村，所有的光环，都被嗑咬的跑风撒气了。

从幼年时代，就对远方充满了期待。如果我们没能满足愿望，总会觉得那原因是自己走的还不够远。就算把整个世界都走了一圈，你还会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宇宙。这可是一个没边没沿的空间，你渺小的生涯，穷尽永世也走不到头……

第二个原因，为了看到不同的景物，激发自己的荷尔蒙。认真讲起来，这句话的前半段--看不同的景物，是我做问询他人的时候，常常听到的话。这句话的后半段，却从来没有人讲过，是我狗尾续貂加上去的。那些说看不同景物的人，说完了前半截话，就没有下文了。看景物干什么呢？总不能呆呆地看完就完了，什么也不曾留下吧？然后呢？我问。

没有然后。看完了，就回家了。

再然后呢？我穷追不舍。

再然后？被问到的人轻轻重复着，好像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终于，他回答：在家里呆上一段时间，就烦了，厌倦了。浑身的血液又开始激荡起来，蠢蠢欲动。这时候，我知道，又该出发了。我就会再次走出家门，去看不同的风景。

我停止了追问，估摸着是问不出什么新鲜东西了。看完了新的风景，他又回家了，过一段，再次出发。循环论证以至无穷。

于是我把这句话补足--看不同的风景，激发自己的荷尔蒙。

远方是魔术师。你在熟悉的地方，很少能发生新奇的思索。尽管有很多人说，他们的发现是在床上昏睡的时候，半梦半醒中灵感来拜访，但我还是顽固地认为，那些想法的胚胎，还是来自走动的步伐、驰骋的飞马，腾云驾雾的机器等等快速移动的时刻。这时你的身体在变化，却又不需要太费力（走得不要太快，如果气喘吁吁，自然没希望遐想），最有利于荷尔蒙的分泌，分泌出来又无需补充到身体的肌肉里发动兴奋，那就只有兴奋大脑了。大的思考需要大的舞台，大的背景。旅行会逼着我们看名山大川，看万米高空上的雄阔景致，看奔涌不息的大海……这都将强有力地刺激我们的思维。

在我们的身体里，栖息着一个奇怪的悖论。身体是属于自己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可是身体里寄居着一个我们不认识、不能控制的陌生人，它大模大样地反客为主，操控着我们的方方面面。它不高兴了，我们就会生病。它昏聩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敌我不分，乱杀乱砍自己人。它擅离职守，就无法识别入侵的毒菌和伤害，反倒认敌为友，养虎为患，酿出大祸。它若是一发脾气开始捣乱，要命啊，人干脆就崩溃，出现各种致死的问题。反过来说，它若是勤勤恳恳坚守岗位，人就可以颐养天年万事顺遂……这就是荷尔蒙内分泌系统。它包括但并不仅仅指性腺的分泌。

古往今来，我们对自己躯壳内的这位霸主，急不得恼不得，匍匐听命。你束手无策，只有听从它有时聪慧有时奸佞的安排。最糟糕的就是，你会被它稀里糊涂地要了命。一位罹患抑郁症的人说，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要和突如其来涌上心头的自杀念头做斗争。不知道这种念头是从身体里的哪儿生出来的，但它毫无疑问来自我的身体里，最深的部分，我所不了解的部分。它很阴险地躲在一个角落里，冷不防地冲出来，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大中午的。它不怕黑，也不怕风和阳光，它自有自己行动的规律，是一个魔鬼。它要置我于死地。为了不被它杀死，我在通往晾台和窗户的路上，放置了很多障碍物，比如沙发水盆一擦擦的旧书……搬动起来费劲费功夫。这样在它在命令我去死的时候，我不得不搬走这些杂物，才能到达窗户和晾台上，这需要时间，而时间有可能让我清醒。你知道，窗户和晾台，是抑郁症病人最方便谋杀自己的地方，它们是断头台。你记住，只要听到有人坠楼，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心里的魔鬼所谋杀。

你想啊，哪怕什么凶器都没有，我们还有地心引力，还有重力，还有加速度，它们加在一起，就可以很方便地杀死我们。它来自我身体里的荷尔蒙，它是一个妖怪……当年轻人给我讲上述话的时候，我全身直起鸡皮疙瘩。正是繁花似锦春天，芬芳馥郁。你不要被春天的脉脉含情所欺骗，春天是最容易自杀的季节。他说。

荷尔蒙当然不是妖怪，可它确实有妖性。当它发生紊乱的时候，是可以置我们于死地的。

科学家和医学家们认为，抑郁症就是体内的荷尔蒙的平衡受到了破坏。原本让我们感知快乐的荷尔蒙，消极怠工分泌稀少。而让我们深感忧郁的荷尔蒙，被加班加点地制造出来，大行其道。

怎么办呢？

科学家们开出的方子五花八门。计有：吃某些食物，可能让人比较容易兴奋。或者是参加运动，强迫自己的快乐荷尔蒙加速分泌。用药物调整人体内的荷尔蒙比例，期望它快快回归正轨……

这些想法和方法都是不错的，但不要忘记，人体是一部非常精妙复杂的体系，人类对机体内环境的调整和控制，迄今为止，远远没有成功。再加上人体的千差百异，有的人用这个方法初见成效，有的人就置若罔闻，一如既往地病着，甚至命归黄泉。

旅行会让你到一个和现实的生活有很大反差的地方，这样你的五官和所有的神经末梢就动起来，古老的生存法则就开始运作。你看到新的景物，听到新的声音，闻到不同的气味，连空气的冷暖都是不同的，机体就紧急动员起来，不再像破抹布萎靡不振。遇到了台风这样极端的气象条件，挑战就更剧烈了。还有你说的那种抢着吃饭的感觉，说实话，这种感觉对很多人来说，已经非常陌生。饥饿在生理上古老动力作用是很有激情的，就会调动起身体的内分泌系统积极工作，而不是先前的一潭死水一团散沙。欧洲不是一个治疗抑郁症的首选之地，是因为他们那里的抑郁症本身发病率就比较高，各方面的条件都太舒适也太优越了。如果说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化的某些地方，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声冲锋号的话，欧洲有点像温柔的慢板和小夜曲。这就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要到荒野中露宿、攀绝壁爬高山。在沙漠中徒步……想用这种返朴归真的方式，重新调动起生命的激情。

第三个理由，有不少朋友告诉我，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到处走，是为了能吃到不同的食物。特别是各地的特产小吃。一个爱吃的人和一个不爱吃的人，旅行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不爱吃当地的特色食物，你就起码浪费了 50%以上的旅游资源。更有人说，如果你不爱吃当地土产，你看到的风景，就是不真实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理解是，水，首先是喝的水。如果你不能无论走到哪里，都只喝同一个牌子的矿泉水，或者干脆只喝蒸馏水，诚然是干净，没有病菌，但也没有了生机。养一方人的这个“养”字，说的就是那个地方所产的五谷杂粮，包括那里烹饪这些五谷杂粮的方式。记得在大西洋边开车旅行，路过一个小镇，我看到有个小超市，就招呼停车。大家张望了一下四周说：“普通的小镇，有什么好看的？刚才路过天体浴场，你都没说要下来看看。”

我说，“你们别忘了我是学医出身，人的天体，我以前看得多了。这一次，我是要看看鱼和虾的天体。”

透过超市的玻璃，新鲜的海产音容宛在。我赶紧把昂首挺胸的大虾和银光闪闪的鱼，各装了一袋。

车上人见我拎回腥了吧唧直往下滴答海水的塑料袋，忙问："您这是要干什么啊？"

我说："煮着吃啊？"

大家纳闷："谁给你做啊？"

我说："自己！"

大家说："你什么炊具也没有，什么调料也没有，如何烹制呢？"

我说："这我自有办法，到时候你们等着吃白灼虾和鲜美鱼汤吧。"

晚上到了宾馆，我拿出自己的开水壶。鲜虾洗干净，把滚烫的水浇上去，虾子们就争先恐后地红了脸和身子，用盐一蘸，那是相当美味。至于鱼，更好办了，洗干净，丢到开水壶里，一会功夫浓郁的鲜气就飘荡起来。宾馆是中央空调，吓得我马上关了自家空调的按钮。生怕鲜味被空调抽了去，在所有的客房蔓延，惹人惊愕。鱼熟后，我裁开一袋方便面，把其中的调料袋撕了，将麻辣料撒在里面，红扑扑的水煮鱼就大功告成。颤颤巍巍把其中一部分送给同行朋友，收到的评价自是赞不绝口。

唯一的不便之处，是在那以后的几天内，每次煮开水，壶内都有浓郁的鱼腥气。嗨，那些可怜的鱼儿精魂不散。

旅游的第四个理由，就是看不同的文化。

第五个理由，有朋友说旅游能使人脱离凡俗，估计要实现这个意图可能是越来越不容易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子，能让一个人脱离凡俗。况且凡俗自有凡俗的魅力。不必把凡俗想的那样不堪，我们本来就是凡俗中人，天天想着与众不同的人，实有自恋之嫌。

第六个理由，旅游可以让人从原来的窠臼中跳脱而出。

表面上看，是很有道理的。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像两支颀长而执拗的臂膀，合围，包裹着我们的生活。它们组成了近似铁环的一个圈子，我们在这个固定的圈子里活动，在固定的时间遇到一些固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窠臼。有人说，我的工作让我每天遇到的是不同的人。比如医生遇到的是不同的病人，推销员遇到不同的主顾，交通警察遇到的不同的违章司机……是的，这些相遇之人表面上看起来，年龄悬殊男女各异，背景也不同……可是他们骨子里仍是极为相似。所有的病人都渴望康复，伴以愁眉苦脸。所有的主顾都拒绝推销，同时捂紧自己的钱包。所有的违章都是明知故犯并且有自己的理由……这种不同中的相同，是让我们疲倦的根本原因。更不用说如果你是生产线的熟练工，那种刻板 and 单调，从卓别林时代就生生不息。富士通的 N 连跳，这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跳脱窠臼固然没有错，但你跳脱之后干什么呢？是永远地自由，再也不会回到窠臼中去，还是从一个窠臼跳到另外一个窠臼中呢？这个问题，有点像"娜拉出走以后又怎样了呢？"其实世界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窠臼组成的，要想靠着旅游的十日百日突破窠臼，近乎沙上建塔。而且这个塔，这个沙，都不便宜。旅游回来，你怎么打发日子呢？积攒钱，期望着下一个旅行？长久以往，整个生活被旅游所控制，你就成了"旅游瘾"，变成了被旅游绑架的人质。

不过我能理解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身不由己。他们的机体已经被一种特殊的模式所控制，只有在旅游中才能释放出大量的荷尔蒙，他们喜欢这种感觉，他们不能在平凡的日子中甘之若饴。

训练自己的荷尔蒙，让它不仅在旅游的时候高涨，也能在普通的日子找到分泌的支点。也就是说，无论在窠臼以内还是窠臼以外，都有快乐幸福的理由。

第七，有人说，旅游是人在意志空间的行走，通过这样的意志行走，就扩大了自身掌控的范围，最后扩大自己心理的能量。我觉得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是有联系的，这就是"行万里路"的出发点，也是"见多识广"的行为基础。但是，简单地划出等式，认为"走得路多，就一定见识多"，未免太机械了。这就如同吃的盐多就一定经验丰富一样，经不起推敲。

第八，有人说，是为了心情的释放。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遭遇很多负面情绪的袭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就是常说的"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有人说，时间是医治一切创伤的良药。就算这句话百分之百的正确，但现在社会节奏这么快，你要等待多久，时间这味良药才能起效呢？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旅游是加速转移心情的好法子。不过，也不要寄托太大的希望，要知道心病还须心药医，旅游到底还是外在的力量。

第九，有人说，旅游是为了追寻某种在社会里已经遗失的东西。

听起来很令人神往，顺着脉络再追问下去，找到了，看见了，又怎样呢？你带得回来吗？如果只是惊鸿一闪，那这种见与不见，又有多大区别呢？也许持这种观点的朋友会说，毕竟，我见过了，我知道了。我以为已经不存在的美德，在远方还延续着。对不起，我还想继续追问，然后又怎样呢？我很希望这个回答是，不仅仅是追寻，而且是重新恢复和建造。是一种道德基因的复活。

第十，有人说，为了忘掉自己是谁。

粗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一生当中时刻记着自己是谁，还来不及，还做不到，还经常稀里糊涂的，哪里还需要特意忘掉？如果因为你不喜欢自己，所以要忘掉自己，基本上是痴心妄想。你会永远追随着你，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乐意还是不乐意，它都如吸血蚂蟥一样，死死地叮咬你。不要忘掉自己，要更清楚地明白自己。不喜欢的那一部分，需要改变，而改变的前提，就是--正视。

第十一，有人说，为了跟三两好友共同度过一段美丽的时光。

三两好友，结伙到外地去，在欣赏美景美味的同时，也不断增进友谊。这是我们善良的出发点。但有时我也疑惑，倘若周围的人都是自己所熟悉的，那和在家乡又有多少不同呢？不过，提出这个论点的朋友掌握的分寸很好，"三两"是个界限。不要太多，多了就显不出新鲜劲儿，就忽略了变化，就会让我们沉浸在已经习惯的氛围中，忽略了接触新的朋友，打开新的疆域。

第十二，有人说，旅游是圆儿时的一个梦想。

我大概就属于这种人了。早期教育对于儿童非常重要，一不留神，就把一颗种子种下，不知道在生命的哪一个清晨抽出芽苞，长成婆娑枝条。我无比尊敬儿童文学作家，觉得他们的手指能点石成金，也能指鹿为马。

第十三，为了花掉某张特价机票。

不要因小失大。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一个很小的俭省，做出很大的糜费决定，这也是一种"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幼稚。被俭省牵着鼻子走，陷入到浪费的坑里。为了我们无所羁绊，必

须废止一些东西，这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机会成本。

第十四，为了购物。

这个旅行理由，坚硬到无话可说。只是哀叹买东西就这么大的控制力吗？记得有一次我听一位女子讲，她每天都要购物，一日不购，夜里都睡不着觉。这很显然是一个"购物狂"，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把钞票或是信用卡划出去的那一刹那。是用金钱购买荷尔蒙的分泌。当然了，这种消费，表面上也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并不伤害他人利益，商家恨不得把"疯狂购物"培养成为一种传染病菌，在人群中广为传布，让此症的患者越来越多，病况越来越重，他们就会阴险地露出酒窝。在物质狂轰滥炸居心叵测的氛围中，你不要沦陷为商品的奴隶，不要被花花绿绿的包装牵着鼻子走。购物，不但不应成为旅游的理由，也不应该成为快乐的理由。当然了，专门的"代购"除外，那不是旅游，是工作。

第十五，为了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你为什么那么怕被人认识？为了让自己不用戴面具。你为什么要永远带着面具？在心理学里，面具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如果只能在陌生的地方摘下面具，你的一生是否总是在桎梏中，不得解放？你是为自己选择了宿命，还是一种迫不得已？你愿意改变吗？你愿意在熟悉的地方也不怕被人认出？你愿意每天都享有放下包袱，面对真我的轻松时刻吗？你是否有这样一个资源在身边--你在他或她的面前，不必遮掩，不必解释，不必强颜欢笑，不必文过饰非，不必怕被他或她唾弃，你可以袒露心中的幽暗和萎靡。不必担心收获嘲笑和冰冷，不必忧虑被人误解和传谣，你可以像婴孩一样放声啼哭，你可以像濒死的老人一样忏悔和一言不发.....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小环境，不必到远方去，你也可以神游太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小环境，就算你走到海角天涯，你也会在某一个瞬间，跌落回原来的世界。就算在没有一个人认识的地方，你也会挣脱不出旧日的情愫。第十六，为了看遍世间奇事奇景。

哦，你差了。世上的奇事美景无穷尽，你注定永远也看不完。如果你把出行的目标，定在这个标尺上，那这枝枪还没有击发，就偏离了靶心。一句"看遍"，已是多量的幼稚加上少许的狂妄混合而成的辛辣鸡尾酒。而且，到底什么是"奇"什么是"美"，世人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你还没有出发，目的地已经模糊不清。最要命的是当你看多了事件和景致之后，你兴奋的阈值就会越提越高，你有可能变的不耐烦和迟钝起来。有句俗话说作"见怪不怪"，又说是"熟视无睹"，讲的都是这个冷酷的规律。那你可能要说，我怎样才能始终保有一颗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心灵敏清晰？这真是一个极好的问题，答案就是在熟悉的地方也能发现美和惊喜。

绕了半天的圈子，其实又回到咱们那个有关荷尔蒙分泌的话题了。不要总是求奇求怪求险，那样会让我们的神经系统不堪重负，最后养成了病态的兴奋模式。模式这个东西很可怕，它比习惯还霸道。习惯是表面就可以看到的，你觉得不好，下决心改变就是了。模式是潜藏在我们的心里、肉里、神经纤维里.....你意识不到，它就在那里发生作用了，一系列的举措就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比如像"看遍"和"奇美"之说，你知道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吗？我猜你不一定知道。但你有了这样的想法，所有"不奇不美"的人物和事件，可能就难入你的法眼。

第十七，为了花掉到期的年假。

年假诚可贵，也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年假除了旅游，也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和听音乐会。也可以把一年缺的觉补一补，也可以找到多年失散的同学，聊聊往日情怀。也可以和父母在一起，就在他们身边静静地坐着，如同儿时的你.....这样的时光会永远地定格在他们和你的记忆

中，不可磨灭。

第十八，为了和心爱的人二人世界。

只要心爱，哪里都会让我们体验到爱情的甜蜜，哪里都是二人世界。当然，我不反对在财力可以承担的情况下，夫妻可以有计划地出游。记得某一天某电视节目，男嘉宾说，要趁着还没结婚的时候一个人走多少个城市。于是就有女子问，那你的妻子以后跟不跟你到处旅游呢？该男子说那样花费比较大。我觉得这个男生的回答必然会遭到大多数女性的唾弃（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比较狠的词）。果不其然啊，女孩子们的一盏盏灯噼哩啪啦地灭了。爱情滋养的最好地方在哪里？最肥沃的土壤，就在各自的心田。用不着辛辛苦苦到远方去寻找，随身携带着哩。况且，那些在太极端的条件下碰撞出的爱情，一旦回到絮絮叨叨松松散散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反倒更容易褪色。在旅游中，大家的荷尔蒙都比较亢奋，这有点像味道太浓的海鲜火锅，你不能长久地吃。一是太烫，食道吃不消。二是嘌呤太高，血液会得病。我总怀疑，那些发生在无比险恶状况中的爱情，本身也多磨难。

第十九，为了艳遇。

我不喜欢这个"艳"字，觉得风尘诡谲，外带叠加图谋不轨。我喜欢干干净净的目的，干干净净的手段。"遇"就是相逢，可以是遭遇，可以是巧遇，也可以是奇遇……他们都可能导致爱情，但不要怀揣着这样的企图出门，去人为地制造暧昧的情愫。

第二十，因为，在路上，已经变成一种生活形态。

我听一个浪迹四方的女生这样讲，心存忧虑。在路上，除了某些特殊的工种，比如摄影师和地质勘探家，还有考古学家盗墓者等等之外，基本上普通人的常态是喜欢"安居乐业"。当然我相信总有一些人的血液里潜藏着不安分的种子，他们更容易放弃安宁的生活而颠沛流离。不过，我总觉得在这种与凡常不同的状态背后，有值得挖掘的前世今生。

第二十一，为了找到一个更容易让灵魂安住、更像家的地方，有一天会去养老。

世界上有这样的地方吗？如果有，就在我身旁。如果没有，找遍天下也杳无踪迹。如果在家里走来走去找不到家，你地老天荒地寻觅也是白搭。如果你的家不像家，唯一的方法是把它建设成家。

第二十二，为了可以有借口懒洋洋地坐在有阳光的躺椅上发呆，好像这样的事情在北京总是太"奢侈"。

你想在北京发呆，就尽情地发吧。不奢侈，比到远方去发呆，还省钱呢，起码节约了路费。所以，想清楚你倒底要从旅游中得到什么，能够用物美价廉的方式解决问题，达到目的，那是你的智慧。

第二十三，在路上的时候可以听到脉搏的跳动，知道自己还活着！

说这话的人，可能很少激动加上不是学医的出身，逻辑上有问题。脉搏的跳动是听不到的，我们平常听到的是心跳。脉搏虽然有时孔武有力，但它是哑巴，只是血流随着心室的舒张收缩，间歇性涌动的感觉。理论上，只要你心情激动心跳加快，你都会感觉到一种脉动流淌。毫无疑问，在路上，如果走得快一些，你就会感到心跳加速，平日为你所忽视的心脏的蓬勃生机，就会浮到意识的层面。人是应该常常感觉到机体的存在，如果总是对它们视若无物，就会出岔子。它们的发言一不留神，就是抗议。就是以自己的"怠工"甚至"罢工"，以引起你的重视。

第二十四，为了改变命运。

这种旅行的动机，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身边的机会已经消耗殆尽，那么，也许只有到远方去寻找机会。中国有句古话"树挪死，人挪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这和一般人的旅游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属于谋生，或者叫流浪。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归宿吃饱穿暖是最重要的出发点。就算以后发达了，把这一段描绘的十分浪漫，基本上也是属于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身世美容术，和旅游不搭界。第二十五，愿能踏遍世界每个角落。

这个说法和前面的那种看尽美景，有异曲同工之妙。呓语。根本就不可能。

第二十六，有时候是不为了什么，就是想去走走。

我听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这样说，觉得很真实。不知所以然，乏味，又找不到振奋自己的精神的出口，那么，到外面走走，不失为一个冠冕堂皇顺理成章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的内分泌机制受到了奇特环境的刺激，进入了新的应激状态，被迫地振作而阳光起来。

第二十七，有朋友说，旅行是一种学习，它给你用一双婴儿的眼睛去看世界，去看不同的社会，让你变得更宽容，让你理解不同的价值观，让你更好地懂得去爱、去珍惜。旅行让你以另外一种身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进行新的尝试，让你重新发现自己。在发现社会的同时，也寻找到了自我。

喜欢这种说法，既理智又有感情。

第二十八，我听到最富有诗意的旅游理由是.....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流浪远方，流浪！"

这首由三毛作词的《橄榄树》，一注曾经沸腾，又渐渐晾温的暖水，逼出了淡淡乡愁和无可逃遁的孤独。

橄榄树是亚热带常绿乔木，耐旱，耐寒，而且长寿。南斯拉夫得里亚海滨的那棵世界上最古老的橄榄树，已经 2400 岁。我第一次看到橄榄树，是在意大利。它其貌不扬，叶子类似银绿色皮革剪成的柳叶形，一点都不水灵。听说它的花很香，可惜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坐了小小的果。

《圣经》里的那只白鸽，洪水过后衔来希望的绿枝，就是来自橄榄树。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是那个说"医生应该永远陪伴患者"的医圣，也称橄榄油是伟大的治疗剂。据说橄榄油还可通神，风浪骤起时，渔夫把橄榄油倒进海里，海水就会平静。亡者的墓前，也必须插上一排橄榄枝，因为橄榄树象征着重生。

在叙利亚人的餐桌上，永远放一碟碧绿的橄榄油。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只要用面饼蘸上盐和橄榄油，就是天下第一美味。当我盛赞起叙利亚菜肴好吃，和中餐可有一拼时，厨师谦逊地说，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橄榄油。

依我看来，三毛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而并非人们常说的自闭症。这在三毛的文字中有大量

的叙述。

（初二）第一次月考下来，我四门不及格。

父母严重的警告我，再不收收心，要留级了。又说，看闲书不能当饭吃，将来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也该立下志向，这样下去，做父母的怎么不担心呢。

我哪里有什么立志的胸怀，我只知看书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事，至于将来如何谋生，还远得很哪。

虽然这么说，我还是有羞耻心，有罪恶感，觉得成绩不好，是对不住父母的行为。

我勉强自己收了心，跟每一位老师合作，凡书都背，凡课都听，连数学习题，我都一道一道死背下来。三次数学小考，我得满分。

数学老师当然不相信我会突然不再是白痴了，她认为我是个笨孩子，便该一直笨下去。

所以，她开始怀疑我考试作弊。当她拿着我一百分的考卷逼问我时，我对她说："作弊，在我的品格上来说，是不可能，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

她气得很不堪，冷笑了一下，下堂课，她叫全班同学做习题，单独发给我一张考卷，给了我几个听也没有听过的方程式。

我当场吃了鸭蛋。

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这位数学老师，拿着蘸得饱饱墨汁的毛笔，叫我立正，站在她划在地下的粉笔圈里，笑吟吟恶毒无比的说："你爱吃鸭蛋，老师给你两个大鸭蛋。"在我的脸上，她用墨汁在我眼眶四周涂了两个大圆饼，因为墨汁太多了，它们流下来，顺着我紧紧抿住的嘴唇，渗到嘴巴里去。

"现在，转过去给全班同学看看。"她仍是笑吟吟的说。全班突然爆出了惊天动地的哄笑……

当天晚上，三毛她躺在床上拼命地流泪。她早晨去上学，走到走廊接近自己的教室时，立刻就昏倒了。她的心理出现了严重障碍，一天比一天严重，一想到自己要去上学，便立刻昏倒失去知觉。

三毛多次出现自杀。成年以后，身体孱弱又独具个性的她，远离家乡去游学和只身旅行。三毛遇荷西，两人相约到了撒哈拉。这种幸福生活仅仅延续了六年，荷西在爱琴海潜水时发生意外，葬身漆黑海底。从此三毛万念俱灰，终是未能挣扎而出，以"抑郁"为生命基调的三毛，用一条丝袜隔开了她和这世界的最后联系。

从三毛的自述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她的发病和学校不正确的教育方式，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三毛出现了在强烈恶性刺激下的应激症状，陷入到濒临崩溃的暗无天日的危机之中。从13岁开始，她就是典型的抑郁症患者。她敏感而聪慧，曾拼命奋争，抵御的方式就是游学和旅游，当然还有写作。纵观三毛的一生，我觉得她在国外求学和与荷西在撒哈拉的岁月，是最多阳光的日子。写作中，因为太惨烈，三毛并不敢持续深入地触及内心苦难，并全然宣泄愤怒。她尽量轻描淡写地把血泪化为诙谐和俏皮，只是在实在抑制不住时，才露出哀伤和怨怼。她的相关表述，与一个少女所遭受的精神领域的灭顶之灾，程度上是不相匹配的。当然，作为文学家的三毛，可以选择用她觉得适宜的风格，来描绘自己的历史。如果从一个未曾痊愈的抑郁症患者疗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举重若轻"的写法，并没有从根本上宣泄自己的情绪，反倒罩

上了一层强颜欢笑的面纱，臆造出了幻影般的世界。这也就是在三毛身后，有人揭开她文字中的虚幻，为人们还原一个真实三毛后，引起读者惊骇的原因。第二十九，有一位朋友说，旅行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

我不喜欢这句话。活着，多么美好，为什么要腻呢？生命如此宝贵和短暂，每一寸光阴都细细地爬着，日子一小勺一小勺饮着，还不够品尝呢，哪里会腻？就算自己活腻了，凭什么说别人也活腻了？

第三十，迁徙乃人之本能。

很有趣的说法，估计来自远古时代的习惯。那时候，原始人在一地呆的时间长了，附近的柴禾干草都打来烧了火，吃的果子也都摘完了。一天能走回来的路程半径中，能打到的野兽也变得比较稀少和狡猾了。更大型的动物嗅到了这里有人类的气息，也许某日会来袭击……刀耕火种的结果，造成土地贫瘠……只有搬家，到其它的地方去某生存。也许能寻到更肥美的土地。人是不安分的。也许我们都是那些喜爱迁徙的人后代。死死守在原地的原始居民，估计死伤比例太大，后代基因就没有遗传下来吧？当你没有任何想得出来的理由，只是一味想游走时刻，不妨想想这个理由。它近乎一种本能，但你可以抵抗，就像人们可以节制食欲和性欲一样。

第三十一，当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旅游的理由是获取吹嘘之资本时，我们都同时笑了。我笑他的坦诚，他笑自己的小算盘亮在了光天化日下。

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旅游动机就是如此。只是我们通常不说，因为害羞，觉得不冠冕堂皇。旅游为什么值得吹嘘呢？因为旅游者需要有钱和有闲。人们为什么认为有钱有闲值得羡慕呢？因为这是比较高一点的层次的人，才可以享受到的。吹嘘旅游如同吹嘘钱财，不值得尊敬。真是那样的话，我们索性把一张张钱币贴在墙上，顶礼膜拜就是了。如果你想旅游，就一个人悄悄出发。你可以分享，却不必炫耀。

第三十二，一个女孩对我说，她喜爱旅游的原因，是可以购买各国各地的特产送人。早年间，是送一个杭州的丝巾或是景德镇的瓷碗。现在就升级了，女子肩头的俏丽，要送土耳其波西米亚风格的大披肩。摆件，就要捷克的水晶花瓶了。

我说："这样的旅游如牛负重，是不是太辛苦了？"

她说："是啊。简直就是运输大队长，因为行李超重，被罚过不少钱呢。不过，回来分送礼物时，看到亲朋们吃惊的眼神和如花的笑脸，真是很开心呢！"

我收敛起了笑容说："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的开心呢？我开不开心，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她很吃惊，说："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我。难道，让自己的亲朋好友开心，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吗？"

我说："当然不对了。"

她大惊失色道，"难道，我们要让别人都不喜欢，才是应该的吗？"我说："你问得很好。我们没有必要要对所有人的喜欢或是不喜欢负责。他爱喜欢不喜欢，那是他的事儿，和我们无关。我们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必讨好任何人。"

这姑娘沉思了很久，迟疑地说："我有权力不给他们带礼物？"

我说："谁在哪里规定了我们必须要给别人礼物？"

她想了一会儿，笑道："是啊，从没有这样的规定啊！可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我说："问问你自己呀！"

第三十三，死在远方。

我不止听一个人这样说过。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幽默，一笑了之。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位名人说，他希望自己死在途中。朋友们过了很久，才会得知他已经死在了欧洲的某个小镇，或是哪一座山上……

我觉得这种想法，有深深的忧郁感和不确定性。抱有这种旅行目的人，完全是病态。且不说这种寻死的旅游，带有凄怆和危险，也是对他人的不负责任。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就算你一睁眼睛死了，身后的事情再也不管不顾了，但别人会为你不停地忙活啊。想想看，在欧洲某个平静的小镇，突然发现一具外国人的尸体，这就要惊动警察局，外交部……然后还要寻找你的家人，判断你是自杀是他杀还是自然死亡。至于你的尸体是在何时何地被人所发现，更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了。也许是一个小孩子在游玩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大惊失色，然后一遍又一遍地被有关调查人员要求重复发现时的情形，这对那个小孩子来说，必是抹杀不掉的恶性刺激，也许终生铭记。如果是一位成年人发现了你的尸体，或许会好一些。但将心比心，谁愿意在一片祥和安宁的环境中，突然看见一具腐尸啊？所以，我奉劝那位预谋死在人家小镇的人，多一点慈悲，让那个小镇继续享有安宁。让那些可能发现你尸体的人，远离这种境遇。

还是死在自己的国家吧，还是死在医院吧。还是死在亲人们的簇拥中吧。这不单是对自己慈悲，也是对他人的善意。

* 向卷尾猴学习

2008 年夏秋，我坐着船，环绕地球一周。这是中国大陆公民首次乘坐游轮，完成环球旅行。

这次旅行，完全属于我私人的一个愿望，满足了，就放下了一块很重的石头，相当于花岗岩吧。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看了一本凡尔纳的《80 天环游世界》，其中完成了"环游世界"--这个在当时不可思议的旅行的主人公，叫费雷亚斯·福格，时间在 1872 年，起止地点是伦敦。也就是说，福格先生从伦敦出发，用了整整 80 天的时间，绕行了地球一周，又回到了伦敦。他为什么要走这一大圈呢？是因为一个 2 万英镑的赌注。

福格先生的主要路线是向东。乘火车先到苏伊士运河，然后乘船到印度，之后坐火车横穿印度，来到中国的香港。再乘船到日本，航行到美国，坐火车穿过美国后，最后回到伦敦。福格先生的随从，是一位刚刚雇佣的仆人，绰号万事通。主仆一路上遭遇了种种困难，被人当成罪犯跟踪，置身荒郊野地无路可走，与恶僧对簿公堂，遭暗算误了轮船，遇风浪，赴险境，海上搏击，海关被囚……

反正一路上颇多劫难，最后终于按时回到了伦敦。不但赢得了 2 万英镑的赌注（不过他一路上花费甚巨，基本上两相抵消，没赚到什么钱），还赢得了爱情，带回了美丽的夫人。

这本书的作者是号称"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的法国作家儒尔·凡尔纳。

说到这里，你恍然大悟了（我相信很多人早就知道），这本小说是科幻作品。也就是说，在

100 多年以前，用 80 天绕地球走一圈，是个幻想。那时候，没有飞机，人们的代步工具只有马车、雪橇、烧煤的轮船和慢吞吞的火车。

现在，绕地球一圈，高速超音飞机 6 小时，就可完成这个壮举。刚刚上天的神舟 7 号，进入轨道后，绕地球飞行一周只需要 91 分钟。人类的科技发展，让当年的科幻大师瞠目结舌了。

不过，说来惭愧，我乘坐的和平号，这次的航海绕地球一周，比 100 多年以前的福格先生可要慢得多，共计 114 天，航程 52248 公里。

按照原定的船期，这艘名叫“和平号”的游轮，5 月 14 日由日本的横滨港出发，大方向是一直向西，向西。经过 104 天的航行之后，依旧回到横滨港。

具体的航线是这样的：先在海上航行 5 天，然后到达越南的岘港，在岘港停留一天后，出发，航行 2 天后，到达新加坡。

从新加坡再次出发后，就要在印度洋上漂泊整整 8 天，然后到达阿曼的萨拉港。短暂停留后，继续出发，这一次是 5 天的航海，然后到达约旦的亚喀巴。1 天之后，经过苏伊士运河，从红海到达地中海，从印度洋进入了大西洋。从埃及的塞得港之后，就是地中海沿岸的诸多国家。土耳其的库沙达瑟、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法国的勒阿弗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经过大约半个多月的航行之后，和平号开始向正北航行，达到挪威的卑尔根。之后游览著名的松恩峡湾，然后抵达冰岛的雷克亚未克。从那里再到格陵兰岛。在饱览冰川风光之后，开始掉头向南，在大西洋上航行 6 天后，到达美国的纽约。从纽约到中美洲的委内瑞拉，然后到达巴拿马。通过巴拿马运河之后，就从大西洋又回到了太平洋。这时，已经是出海的第 73 天了。沿着太平洋的东岸航行，和平号经过危地马拉的库特扎尔、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加拿大的温哥华，到达美国的阿拉斯加首府施沃德。这里是和平号的最后一个靠港地了。之后，和平号就用 9 天时间横渡太平洋，于 8 月 25 日回到日本横滨港，完成绕行地球一周的航行。

这就是和平号原定的航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天有不测风云，计划略有调整（这在如此长途的旅行中，是可以想见的），和平号比预定的返港期晚了 9 天，于 2008 年 9 月 4 日到港。

记得我看完《80 天环游记》的那个傍晚，我望着晚霞想，哦，地球！居然有人能绕着它走一圈，多么令人神往的事情！你一直向东或是向西，只要你坚持走下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方向，那你就会回到你原来出发的地方。你用脚一步步地丈量地球，然后你知道了地球是个圆的。这多么有趣啊！

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我也要绕地球走一圈！

人童年时期的每一个被记住的片段，都是有魔力的。它储存在我们脑海书柜的最底层，你也许从来没有翻动过那一层，但它确实实地收藏在那里，无论积落了多少灰尘，每一个字依然像刚刚写上去那样清晰。

不过，幼年的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愿望。我也没有同别人交流过这个想法，我觉得它会被人耻笑。

终于有一天，我突然看到报纸上有中国旅行总社登出的一则广告，标题是：你想环游世界吗？那一瞬，我简直像一只北飞的大雁，被穿透力极大的箭矢射中，笔直地向下坠落，摔在地上，眼冒金星。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可以满足我的愿望。我小心翼翼地记下了这则广告的咨询电话。

坦白说，从这个计划刚一冒头，我就已经预见到了这是一个被众人诟病的异想天开的想法，在没有设计周全之前，我要保守秘密。

第二天，我给旅行社打通了电话，问询这件事的具体事宜。接电话的男生很热情，他问我：您的地理知识如何？

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还行吧。

那边的男生似乎觉察到了我轻微的不安，他笑笑说，我的地理也不很好，要拿着地图跟您说呢。你手边有地图吗？

我手边没有地图。为了显出我对这次旅行的期待和准备，我说，是的。我有地图。

对方很高兴，说，那好吧。我就对着地图说了。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个个或陌生或熟悉的地名。我这厢可就惨了，急忙在脑海中调动着一切有关世界地理的储备，还是听得一头雾水。

不管怎样，已骑虎难下。我假装胸有成竹地“唔……呜……”着，仿佛自己一步不拉地跟着他的指点在地图上搜寻。

记得那天我还问了一些相关的事宜，比如如何吃饭，如何洗衣。可能是这些细节问题让那位好脾气的男士也觉得很难回答，同时也认定我是一个有诚意真的去航海的人，而不是一般的咨询。他说，我会把一份详细的资料速递给您，您想知道的具体信息，就都包含在内了。资料到了。对着地球仪，一站站地找到这船将要经停的港口，手从那些地名上滑过的时候，指尖一阵灼热。

最关心最低的船票是多少钱？看完之后，已是手心出汗，这还远远不是全部，除了最基本的船票之外，还要付所有国家的签证费，路上游览线路的参团费，到港的港口费，阿拉斯加的环保费，还有多达几千元的小费，还有电话费理发费上网费洗衣费干衣费保险费医疗费……

最惊人的支出，是陆地上参团旅游的费用。如果尽数参加，估计单这一项，就高达 20 万元以上。

呜呼！

我知道无数怀揣梦想的人，在这个环节打了退堂鼓。我颇能理解这种在金钱面前的自卑心理，自己此刻辗转其中。可是，一想到这是我自童年以来就耿耿于怀的念想，我决定硬着头皮探寻下去，不被这些个背后抗着很多零的数字吓瘫。

假设金钱不成问题，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身体了。

身体这个条件，对于一个渐渐迈向老年的女人来说，只能是日薄西山。如果我不抓紧时间出发，在此一问题上的劣势，将越来越明显，这不言而喻。

再下面的问题是谁做伴儿？

看过国外某位宇航员写的回忆录，说和同伴们在飞船里住上三个月，能满足一切关于谋杀

的必要条件。可见在狭小的空间里耳鬓厮磨需要多么默契和气味相投。

琢磨来琢磨去，我明白了，要想完成这个童年梦想，一是要有钱，二是要有伴儿，当然还要有闲。因为我已退休，这一条就天然具备了。这就像三条腿的小板凳，缺一不可。

在 2008 年的夏天和秋天，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将来，等我老了的时候，发白齿摇目光凄迷之时，会坐在养老院的藤椅上，瘪着没有门牙和槽牙的嘴，和几个同样老的人说，当年，我还环球旅行过呢，那大西洋上的风暴，简直就像黄果树瀑布倒悬……

我心已安，静如止水。

出发时，也不曾想写些什么东西，这只是属于我私人的一次旅行，就像一件砂洗的丝绸旧衣，黯淡了，带着我的体温，被我收藏。

走时，我几乎没有向任何朋友有所交代。自己也无法肯定这一次能否善始善终，先把大炮放出去，有吹牛之嫌。回来以后，更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在最深的记忆面前，笔墨终是无力。

现在这个世界上，有时间的人，往往没有钱。有钱的人，往往没有时间。又有时间又有钱的人，可能又没有好的身体。于是，中国普通公民的海上环球之旅，截止至我们出发之时，尚属首次，仅有 6 人。

朋友说，毕淑敏，你有一个责任。你要把这个航程写下来。

我说，为什么呀？写游记，是需要很多知识和智慧的事情。我觉得自己不够格。况且，我一路晕船，很多景色都是雾里看花，糊里糊涂。

朋友们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我不为所动。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有关报道。

瑞士苏黎世大学恩斯特·费尔博士，主持了一个实验。他让 229 名小朋友参加了 3 轮不同实验。实验的道具是每人分到两份糖果。博士告诉小朋友们，你可以选择自己吃独食，也可以选择和其它小朋友分食。你倒底选哪样，没有要求，全凭自愿。

结果是三四岁的孩子普遍利己，基本上不考虑别的孩子的利益，能和别人分食糖果的只占总人数的 9%。等到七八岁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在有两份糖果的时候，80% 的孩子选择了和朋友们一起吃，抛弃了自己吃独食的选项。

美国埃默里大学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只是这一次的实验对象，不是小朋友，而是卷尾猴。研究人员也给了卷尾猴两种选择的自由。一种是自己获得食物奖励，另外一种是自己获得奖励的同时，让另外一只猴子，也获得奖励。

实验证实，在与亲属或是朋友配对的时候，卷尾猴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荣皆荣模式。这在心理学上有个专用的名词，叫作“亲社会性”选择。看到亲朋的猴子们同时也获得了食物，参加实验的卷尾猴感到满意或是高兴。不过，要是陌生的猴子，它们就不会这么大方。科学家们充满惊奇地发现，卷尾猴不仅懂得获取，也懂得给予同样重要。它们享受给予带来的快乐。

这是一则和航海毫无关联的科学报道，却让我久久陷入了思考。

科学家们说，分享是人类基因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后果。

说到基因，真是很奇怪的东西。我看到过一幅生物学家所拍摄的受精卵图片，数百名精子

企图进入一枚太阳一般巨大而光芒四射的卵子，有一个身段敏捷的幸运儿，正夺门而入。在这幅放大到 100 平方米的巨幅图片面前，一位资深的妇产科医生万分感慨地说，假如是顺产，准时出生，那么，从出生日往前倒数 280 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这副模样。

面对生命萌动的洪荒图象，真想仰天长啸。

每一个人都曾这样整装待发，可是又有多少人，知晓这惊天动地的奥秘。如今，对于基因，我们也仅仅是知道了一点点皮毛，还有巨大的黑洞等待探索。切莫小看了这枚受精卵，我们所有的信息，生理的和集体的无意识心理，都储存其内，如同天下最复杂的密码本。

亲社会性，并不是人类的专利，即使在动物间，也会生生不息地一代代生物遗传，例如前面所说的卷尾猴。我们至今还无法完全破译"亲社会性"的生理基础，不知道它是潜伏在大脑皮层的哪一叠沟回里？它的生化基础是什么？

不知道随着科学的昌明，将来的某一天，是否可以将这种"亲社会性"的物质提炼出来？把它注射到某类"反社会性"强烈的人体内，让他们变得比较友善和懂得分享？

我一直顽固地认为，不曾出发就答应写文章，是被一柄笔和纸制作的达摩克利斯剑，直指脑门。

航海需轻车简从，我无法携带更多的书写参考资料，地理和人文知识欠缺。"轻"是被逼无奈，从北京飞往东京，再从日本的横滨出海，国际航班行李限量是 20 公斤。你无法不轻，要不然，罚你没商量。

从此之后，我用双脚和眼睛，在地球上划出了一个巨大的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这个圆，画的不大规整。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汶川地震后，我应邀把船上的捐款送回北京红十字总会，中途下了船，后又在西班牙赶上游轮，继续航行。

有朋友说我这趟环球游有缺口，遗憾我有点晚节不保。我并不觉得可惜。我本没有破一个什么记录，做个什么第一人之类的想法。出门是自己的事情，看到的风光留在你的视网膜上，别人抠也抠不走，成为你生命质素的一部分。我做出环球航海旅行的选择，只是期望自己不必用一生去遗憾有一个童年的梦想，未曾实现。要知道世上有些机会还没有来得及斟酌，惊鸿一闪，就一去不复返了。不妨在有条件的时候，凭直觉从心所欲。和别人无大相干啊。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这就是全部。当我重新回到中华大地的时候，我知道现在的我，和没有出发之前--那个没有看过整个世界的毕淑敏，已经有了些许的不同。这就是旅行最宝贵的价值--在敝帚自珍的精神小屋中，多了一些来自远方的小贝壳。哈！这已足够。写不写文章，有何要紧呢！

这是一趟靡费的旅行。我深知在现今中国，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在我原来不准备公诸于众的心理中，其实也很畏葸这一条。你拿出一大笔钱游山玩水之后大谈感受，很多人除了羡慕之外，还有复杂的情绪，比如忌妒。

忌妒是一种源自彼此的比较，产生了某种自不如人的负面情绪。由于对方的相对优越，而导致对自己的评价下降，因此生出闷闷不乐的沮丧或是无名的愤怒。一个人由于自己的快乐，却惹得他人不欢愉，这是我所不愿也不敢触犯的。

莎士比亚说："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

嫉妒是人性的弱点之一，五味杂陈。它包括焦虑、恐惧、悲哀、猜疑、羞耻、自咎、消沉、等等不愉快的情绪。不单别人天生的身材、容貌和聪明才智，可以成为嫉妒的对象，后天如荣

誉、地位、成就、财产、威望等有关社会评价的各种因素，也都可以成为他们嫉妒的对象。我可不愿意因为写了一本书，自己的一趟私人旅行变成勾出绿眼妖魔的咒语。

最初引发我写这环球游文章的动议，来自大山里的孩子。

我当时在新浪博客中写道：".....汶川大地震死难者"五七"之后，我将再次出发，去追赶和平号。人是寻找意义的生灵。如果说，之前的环球游，我只是为了完成幼时就存于一己心中的微小梦想，那么这一次的重新出发，就多了一点受人之托的责任。我忘不了北川中学初二一班的同学们高高举起的手臂和渴望的眼神，他们说，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你不必留下。你走吧，去环球旅行。请带上我们的眼睛.....

我会为他们而写点东西。"

当我重新登上"和平号"之后，为了分享，无论晕船多么厉害，我都及时将博客发往国内。我记得孩子们的嘱托，在我的眼睛后面，最少还有 97 双眼睛注视着。旅行已经超出了纯粹自我的意义。

我从 1998 年入北师大心理学院（那时还叫作北师大心理系）学习心理学硕士和博士方向课程至今，已经整整 12 年了。心理学是一门很有趣的学问，它如腌酱菜的水，这些年浸透我生活的每个缝隙，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染受到它无所不在的咸。这一次的环球旅行，或多或少带上了心理学家的眼光，不知会不会弄巧成拙。

我决定要比一只卷尾猴做得好一点。卷尾猴只愿意和自家的亲属和朋友们分享糖果，对陌生的猴子们就没有这么大方了。我愿意和陌生人聊一聊这趟旅行，因为我们同住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关于家园的消息，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都不应该封锁。

*船书

你去观看一场演出，要在进门的地方领取或是购买剧情说明书。照此推演，上船之前，你要吃透船书。船书是游轮介绍自己的说明书，通常是厚重和美丽的，有绮旎风光、缤纷美食的图片。当然，少不了船舷旁相互依偎的情侣，背景是蓝海和蓝天。这两种蓝是有细微差别的，一种澄澈，一种深远。情侣通常是年轻的，男子英俊硬朗，肩头宽阔，你能从他微微聚起的眉宇间，感受到海风清淡的寒意。在他的怀里，通常.....哦，不是通常，是必定有一位身材骄人的女子，恰到好处地依偎在衣襟旁，长长的秀发被海风撩起。你身临其境地感觉到那风的萧索和被男子的身躯挡住之后的温暖适意。当然，仅仅显示年轻人的眷爱是不够的，虽然他们在通常的审美眼光中，得天独厚地抢占先机。游轮的主要消费人群，还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中老年人。所以，精明的游轮公司，在抛出青春情侣照的同时，一定会在同样显赫的位置上，推出白发苍苍的老年伉俪。

我一直倾心于那种干净如冰的白发，有一种被岁月漂透的清凉感。它们像一本精装的履历，不言而喻地俯视着你。碰到有这般白发的老人，我会放弃对以貌取人的不屑，转而肃然起敬。

船书的扉页上，苍老的伴侣临风把酒，夕阳下他们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灌满了金色，彼此对望，情意绵绵。

中国古诗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佳话。可是，在哪里携着手老去呢？厨房里？忙着炒菜，顾不上吧？医院病床上，倒是感人，总有些凄婉。在山岭上？要知道那时候步履蹒跚，爬不成坡了。还是在大海上吧，游轮里比较惬意。这就是船书的编排者的苦心，或者说是狡猾。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很想去环球旅行，可是一想到百余天不能指挥自己的企业，简直就无法想象。

我看到过企业家上船。他们照样用电话遥控自己的企业，令行禁止。回来后，事业依旧兴旺发达。并不因为自己的暂时缺席，就破了产。记得企业家对我说，我在公海上航行，每过一天，企业就可以赚到 XX 万。我说，听你这样讲，好像你在与不在都无所谓的。

他说，短时间应该是这样的。而且，凡是重大的决策，我在船上也一样可以指挥。并无大碍。

临行前，收到了旅行社发来的一封信（括弧内的文字是我加的注释）。

亲爱的客人 XXX：您好！

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您现在一定是既兴奋又激动。那么，您现在做好出发的准备了吗？

必备物品：

1.护照(因为有很多国家需要提前签证和落地签证，所以要有足够的页数。如果所剩不多了，就要提前去换发护照。)

2 黄皮书（就是你打了疫苗的证书）

3.船票

4.4 张 2 寸照片（建议你还是再多带几张照片。万一你在国外丢了某些证件，快速补办时或许用得着。）

除此之外希望您准备好变压器、零钱、信用卡、衣服、应急药物等生活用品。

为了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您还可以准备些小礼品带上船哦！（这一点有点重要。我的建议是带点丝绸的小礼品吧。一是咱中国的丝绸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我在古巴哈瓦那把一个小的丝绸首饰袋送给当地女子，她的眼睛在那一刻闪出的欣喜之光，让我难忘。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份量轻啊！如果分量太重的礼物，要占你的行李重量额度啊。）

还有一些小的注意事项，备参考。

① 浴液免费，香皂请自备。

我出发前因为看到了这一条，就带了沉甸甸的一块香皂。大约有 3 两重吧。我想只要省着点用来洗手，2 个月应该没问题。后来上了船发现在船上是可以买到香皂的。香皂用完之后，我洗手时改用浴液，清洁度是没问题，只是手心泡沫满满，好像攥了一只鲜活的小螃蟹。
应对方法：多冲冲。

② 洗头水等洗涤剂请自备。

这一点有些奇怪，为什么准备浴液，就不给洗发水呢？我还真就这个问题，讨教了船上的工作人员。她说，因为每个人的发质是不同的，平日使用的洗发护发用品也不相同。干性的啦，

油性的啦，不干不油的中性啦……众口难调。如果船上配备了统一的洗发水，客人用这种洗发水后发质受损，船方就无法说清楚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客人的体质问题。故此，统一不配。

我就只好带上一瓶洗发液。加上前面提到的那块沉重的香皂，共重 1 公斤，占了我的行李重量额度的 5%。

③ 房间准备了手纸。靠港地旅游时自备纸巾。

这一条，还比较人道啊。每次船到了停靠港的时候，大家都会从卫生间的卷纸上扯下一段带在身上。倒不是惟利是图，连这一点船上的便宜也要占，实在是有些目的地是第三世界国家，卫生间也跟咱们国家似的，并不供应厕纸，一时半会儿买不到的话，就有点麻烦。未雨绸缪吧。

④ 毛巾：房间有准备。但不能带出房间。

这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游泳池游泳，最好出发时就备好自己的浴巾。不然的话，屋子里的毛巾你不能带出，游泳场的毛巾你不能带走。那么从游泳池到房间的这段路程中，你就得水淋淋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往回走。船上人烟密集，大家都走统一的狭小楼道，你一路上会遇到很多目光炯炯的人。游泳池设在船上较高楼层，如果你住的楼层比较低，楼道又蜿蜒曲折，那要走上二、三百米的行程。除非你有超好的身材，而且愿以巡展的方式博得众人的眼球，否则还是备一条自己的大毛巾遮颜过世。呜呼，这又要占去 1 公斤以上的重量额度。要知道，纯棉织物还是比较压分量的。

5.室内温度 24 度，请备好便衣。

海上是不能开窗户的。就算你的房间有窗户，也只能透光，不能透风。理由吗，很简单。如果你开着窗，一个大浪打过来，就把你伤着了。所以，船上的舱室，基本上就相当于那种没有窗的餐厅包间，完全依靠空调。房间内虽然设有空调的开关，你能选择的范围就是：要么接受 24 度的温度，要么干脆关掉，不能自由调节温度。因为空调不仅维持着温度，它也是你的房间惟一的换气孔道，故你不能长时间的关闭空调。也许你要说，那我可以把舱室的门打开啊！这是不可取的法子。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船上的走廊像羊肠小道，漫长而弯曲，空气极不流通。你若是打开自己的房门，除了过往的人，都免费窥看你的居室以外，污浊的空气也会涌入。还是关上房门吧。多带件厚衣物，冷的时候就披上。如果路过北极海域感觉夜里十分寒凉，天亮后请服务生加配一条毯子。可能有人说，那 24 度还是比较舒适的，要什么毯子呢？因为船在热带和寒带水域来回穿梭，在北极圈附近时，温度并不能达到这个标准。记得在格陵兰岛时，水温只有零度，房间里充满彻骨寒意。

6.请准备好便携水壶，靠港地时可使用。船上也有矿泉水卖。

出外旅行，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热带，每个人对水的需求量都很大。我以前当过医生，知道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如果原本没有慢性疾病，又不是特别瘦弱的话，只要有充足干净的饮水，气候又不是特别恶劣的话，有些人可以支持 20 天以上。但是如果没有水，再加上气温高，那最多只能支持几十个小时，就多半保全不了性命了。所以，外出时，一定要带足够的水。你可能要问，现在供应都比较发达了，可以随时买水啊。这在环球旅行中，有一定的困难。一是在不同的国家间快速移动时，买水多是在街头小店，店家一般不接受信用卡结算，你只能用当地货币。可是换当地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你直接用美元，很多人不收。我们在巴西时，街头店主拒收美元，说这个货币不停地贬值，我们不要。再则，有时街头的水不能保证干净，如果万一饮用后开始发病，上吐下泻，给自己带来痛苦不说，也会影响整个旅行的节奏，并让同行的人担忧。我强烈建议在出行之前，准备好大号水壶。虽然背起来有点沉重，不过想

想这利弊得失，再者你干脆把这当成一次小小的负重行军，就不会斤斤计较了。

7.船上会有正式宴会，请自备正装。

这一条，着实让我踌躇了。记得往日几次聚会的请柬上，有这样的要求，我没有晚礼服，干脆谢绝出席。按说置办一件晚礼服，也不是难以承受之重，概因我惧怕这种场合，也不觉得自己有广交朋友的必要，故一想起晚礼服的花费，就心中悻悻。索性以节俭为由，一直拒买此物，间接谢绝了这种场合。买了一件黑色的长裙，勉强充数。穿至船上的晚会，似乎也将就过去。心中窃喜，蒙混过关了。

8.请自备好美元、欧元、日元。船上不能兑换。

穷家富路，这是咱们的老话。钱这个东西，还是多带一点为好。虽说各种卡，都可以在国外取现，但自由活动的时间很有限，你不能让整个团队等着你一板一眼地换钱。再说，在陌生的国度，站在自动取款机前操作，有点不安全。还是提前准备妥贴为好。

9.不能携带酒精饮料上船（礼品酒除外）。

说到底，船，不仅仅是一种代步工具，载着你遨游世界，它还是你 100 多天的家，是你放松、娱乐、学习、交友的场所，是你沉思的隐秘之地。这个场所有无限的可能发生，怎样利用就全看您的了。和平号上的接待处，位于船的 5 楼主舱。6 楼是和平之船的活动中心。7 楼，有一家名为“午夜太阳”的场所，它的角色有点多变，白天是休闲的安静咖啡厅，晚上则成为喧哗的迪斯科舞厅。8 层主要是游泳池和白色躺椅的世界。你可以在这里游泳，也可以无所事事地眺望大海。看海鸥飞翔，看鲸鱼喷水，看海豚列队起舞……卖饮料的小屋如同一个精致的小蘑菇，每日都鲜艳地迎着太阳微笑，伴随着旅人的漫漫航程。

和平号有“七大洋”和“丽都”两个西餐厅供选择。我第一次听到“七大洋”这个名字，十分不解。心想地球有七大洲四大洋，这里凭什么又多出来了 3 个大洋呢？问过几个人，都一脸茫然，有人对我说，管这么多干什么呢？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只要做出来的饭菜好吃就是了。我有点郁闷。在一个不知所然的餐厅里，吃上几百顿糊涂饭，叫人不爽。船书特别强调：“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可以透过窗户欣赏大海的景色。”

“丽都”餐厅在游泳池边，是个休闲餐厅。它其实就是在甲板上的小餐厅，不过此处供应的食物品种较少。假如“七大洋”有番茄块、黄瓜片、芹菜条、洋白菜丝共计四种沙拉材料可以选择的话，甲板上的“丽都”，就只有两种。

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在甲板上吃饭，氛围比较浪漫。人们喜欢一边看海一边进食，在甲板上吃饭，不用隔着窗户，就可以一睹海浪翻滚，听任海风吹拂，座位炙手可热。如果大家都挤到甲板上吃饭，就会人满为患。应对的方式就是削减食物的种类。肚子可以打败眼睛。再加海风震荡，饭菜很快冰冷之极。在五色迷离的目光享乐和肠道温暖舒适的 PK 中，胃口占了上风。途径北冰洋的时候，某日清晨我在甲板上进餐，形单影只孤苦一人，手冻得无法握紧刀叉，牙齿铿锵。

餐厅还提供预定生日蛋糕的服务。几乎每天晚餐的时候，都会有人高唱“生日快乐”的歌曲，有侍者手托蛋糕匣子款款而行。某天，我算了一笔小账，“和平号”上有 1000 多号客人，平均每天有 3 个人要过生日。

船上有日本籍的医生和护士，每次诊费大概是 5000-90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400-600 元，

等于是咱们的挂号费。至于药费，另外算的。一位朋友得了感冒，医务室诊病开方，她一共花了 1000 元人民币。

如果病重了，怎么办呢？船书上说，船内医疗设备无法满足治疗，必须住院或手术的情况下，需医生判断后下船治疗。船书上特别提示：无法进行牙齿治疗。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记得我做医学生的时候，老师提问：你知道人体的哪一种疾病，绝无自行痊愈的可能？

大家都说：癌症。
40 年前，癌症几乎就是绝症。

老师说，错了。癌症是可以自愈的，虽然这个比例极小，但是，有。我就曾经亲眼看到一个根据病理切片证实的癌症病人，最后痊愈了。没有作手术，也没有化疗，完全是自己好的。

大家惊奇，说，为什么呢？

老师说，我也不知道。医学上有很多未解之谜。现在咱们还回到不治疗就绝不会痊愈的疾病上来。谁来补充回答？

没有人补充。大家都想不出来不治疗就绝不会康复的病症是什么。

是龋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虫牙。你从来不会看到一个虫牙，一个窟窿，自己就长起来了，牙洞就填满了，牙齿就光洁如新了。绝没有这种事。老师一言九鼎。

结识了一位华裔日本籍女子，衣着考究，常爱穿香云纱，藕荷色，圆领，下襟滚着精巧的窄边。她爱在甲板上静默，淡然雍容。走动的时候，裤角飒飒生风，中国丝绸的摩擦，发出动听的细碎声。

她的牙齿就在路上犯了病，每天拖着腮，痛苦万分。吃饭的时间，只能喝一点大酱汤，花容惨淡。我说，看了医生了吗？

她用极小的口吸着汤，含含糊糊地说，看了。

我说，医生说什么呢？

她说，医生给开了消炎药。说如果能消得下炎症，我就会慢慢好起来。要是消不了炎症，我就只有下船了。现在是在中美洲，并没有直接回到日本的航班。说到这里，她的泪水滚下来，途径肿胀的脸颊，直落到大酱汤里。

我说，依我的判断，这是一个急性炎症过程。你这两天，尽量少吃东西，到医务室去要求输液，补充营养。然后明确地告诉自己的身体，不能下船，只能集中所有的抵抗力，和病菌们决一死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因为失败了，在这茫茫大海上，求医无门，自己痛苦不说，还可能有生命危险。

她吓得脸色大变，说，真有这么危险吗？

我说，有极少数的人，真的会因牙病而丧命，炎症扩散，引发败血症。当然，你现在完全没到这种危险境地。不过，如果病况不向好的方向转化，就有可能变坏。我觉得你要和自己的

身体把这话交代清楚。不要让它觉得，因为自己不喜欢这趟旅行了，就生出一点小毛病来，让你可以名正言顺地下船回家……

她突然不好意思起来，脸上露出这个年纪的女人难得一见的轻红，说你怎么知道我想下船了呢？

我说，我并不知道。但我相信，任何疾病都是有原因的。如果你真的想下船结束旅行，你下船就是了。不必让身体遭受这样的危险和痛苦。也不必拿身体上的事儿当作理由。如何做决定，基本上是理智层面的事儿。

她若有所思了一会儿，说，我是想下船了。船票是我儿子特地买了孝敬我的，我要是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下了船，他会伤心的。我知道船上没有牙医，我儿子也知道我的牙病一旦犯起来，就很痛很难治。所以，如果我说牙有病了，下船了，他就会比较好接受了。我说，不是你的牙决定你是否旅行，而是你的脑袋决定自己是否旅行，你一旦做出了决定，牙会跑步跟上来。

她半信半疑，说，这样行吗？

我说，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不一样。不过，反正咱们现在是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你要自己的身体配合脑袋，你并不赔本，也不会损失什么。如果由着牙自说自话，倒真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你看着办吧。总之是希望身体慢慢好起来，这个大方向是不会错的。就算你的牙齿完全好了，你还是可以决定下船回家，这并不矛盾。

她转过弯子来，说，你是中国的中医吗？

我说，不是。

她说，你信神吗？

我说，也不信。

她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想呢？

我说，为了让你少受痛苦啊。

她忍着牙痛，很困难地咧嘴，勉强做了一个笑的表示，然后说，我愿意按照你的法子对自己的身体说说话。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呢。

我说，我们既然可以对着大海说话，对着小动物说话，为什么不能试着和自己说说话呢？大海，是一个自己对自己说话的好地方。

她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大海啊。

几天以后，当我再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口颊旁那个隆起的大包，已然消退，原来紧锁着的牙关，也基本上可以打开了。见到我，她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谢谢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了。她一直坚持到旅行结束，再也没有犯过牙疾。

和平号的 8 层，是免费的体育健身场所。清晨的时候，有人在打太极拳。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那姿势真是不很地道，不过人们学得很认真。我把观感同一位原来是中国人，后来入了日本籍的先生说了。

他说，我不喜欢中国人这样评价日本的太极拳。

这话让我猛然清醒。我面对的毕竟是一个已经加入了日本国籍的前中国人，我不能因为他非常标准的中国话，而遗忘了他现在的国籍，不能一厢情愿地把他当成可以说知心话的人。

我调换了一下自己的话锋，问：什么叫日本的太极拳？

这位先生说，中国人总爱以自己的眼光来评判太极拳。虽然太极拳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它流入日本以后，日本人做了很多创造和发展，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流派。有的人觉得是越像中国越好，有的人觉得要有自己的加工，这才能成就新的流派。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意见，这就像中餐，在外国做出的风味就是和中国本土的味道不一致。可你不能说这不是中餐，外国人认为这就是中餐。如果拿传统的中餐给他吃，那么多油，那么辣，那么多味精……外国人受不了，从此就不吃中餐了。你觉得哪种比较好呢？

我并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也没兴趣驳他。有些时候，我们旅行，就是为了遭逢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

游泳池也位于 8 层，在阳光甲板中央。船书上特别叮嘱了一句：需根据天气情况使用。说起船上的游泳池，一向是各种游轮的强大卖点，都会用彩色图片刻意渲染在蓝天白云之下，在汹涌波浪围绕之下，人们在安逸地游动，充满诗意。其实船上的游泳池绝没有想象中的大，你最少要打个对折，基本上像个大号浴池。如果天气骤变，风浪叠起，水手就会用尼龙网将整个泳池罩起来，禁止下水。巨浪中的游泳池，果然十分吓人。船体猛烈地颠簸着，平日温柔的水花，一改常态，歇斯底里地高高窜起。它们狂躁地跳跃着，好像要挣脱四周泳池壁的束缚，一个箭步返回大海。在某一个瞬间，水浪暴跳如雷腾空而起，腾起数米高的浪花，瞬间浪花摔成迷朦水雾。我相信，如果那一刻某个倒霉蛋恰在泳池内游泳，在这致命一击之下，必然是四肢百骸筋骨寸断，所有的肌肤，被拍打成肉酱。

船上有投币洗衣和熨衣的设备，位于 5 层。具体的收费标准是洗涤、干燥，每次分别是 4 美元。在大堂可购买洗衣币，同时需自备洗涤剂。

既然洗衣机的容量是 4 公斤，最好的策略是你凑齐了一锅再来洗，不仅为个人节约了些许花费，也有利于环保。熨斗可自由使用，免费。我没有用它熨过衣服，平日衣物洗后抖一抖，皱巴巴地穿着就是。8 月 7 日的晚上，我特地到了洗衣房。第二天就是咱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我带了一面国旗。出国时已经熨过了，还觉得不够平整，便再熨一次。熨衣和洗衣、干衣都在一间狭小的操作室里，闷热异常，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快乐无比。想到明天早上 7 点，正是北京时间的晚上 8 点，这面旗帜就会在墨西哥湾的上空飘起，万分兴奋。

爱美的女生也有去处，船上有美容室，设在 5 层，可在这里剪发或染发。在长达 3 个多月的时间里，你想一直不理发，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不管是男士女士，你都扎起马尾。理一个最简单的发型，要 300 元人民币。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么贵的理发馆，实在接受不了。拒绝到美容室去，让他们赚不到我的钱。头发长了怎么办呢？我用旅行小剪刀，自己对着镜子胡乱剪了剪。工具不趁手，技术更是低劣，头发下缘狼撕犬啃一般，惨不忍睹。好在每日被海风吹拂，再好的发式也乱七八糟的，我乐得混迹其中，别人看不大出来。

船内准备了无线 LAN 上网的点卡（收费），可以用电脑收发邮件，收费不菲。我每次买 1000

块钱人民币的上网卡，用不了多久就花光了。

船上的小商店，它位于“和平号”的 6 层船舱，大约有几十平米大小，出售日用品、点心、T 恤、办公用品及旅行必需品等。船内禁烟。8 楼的阳光甲板处，有专门吸烟的地方。

船书要求大家必须办保险。保险不仅是在 100 多天离乡背井的日子里，你为自己织就的救命索道，而且，你不办理这种高额保险，日本人根本不让你上船，欧盟国家不让你入境。

按照船书的要求，我开始看保险条款。

我特别把通读船书及保险条款的时间，选在了某一天的黎明时分。我至今是把那些最令人头痛的事情，放到清晨去做。其结果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头痛延展到全天，整个心情都被清晨炸毁。

不过在看完了保险条款的这个早晨，我意气风发充满了勇气。

我已确知，当我完成这个保险之后，我在大洋上突发重疾，船上无法救治，通过联系和手续，可能会有一架摇摇晃晃的直升飞机来海上救援。当我真的处于大洋中央狂风巨浪中，想到这颗定心丸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多么幼稚。根本不会有直升飞机冒死前来救治，它自顾不暇。天气太恶劣，路途太遥远了。

不过在 2008 年明媚的北京清晨，我心安理得长吁了一口气。我明确地知道如果我在海外死了，尸身的下落如何。一是有可能会把遗体运回国，二是就地火化。总之，这两种方式都在保险公司的职责之内，不必劳我家人万里迢迢地奔丧。其实，我并不在乎是骨灰回国还是遗体回国，只是不愿亲人在万分悲痛的情况下，还要为我操办后事。现在有了保险公司体系，因为我付了费用，它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必须给死去的我帮这个忙了。

我在众多的保险公司里面，找到了一家管看牙病的，很是沾沾自喜。像我在前文中说过的那种牙病，我投保的这家保险公司管，其它若干家是不管的。虽然我在整个旅程中，所有的牙都兢兢业业地坚守岗位，任劳任怨的，没有给我添一点麻烦。

保险费共计几千元。给自己一根绳，让亲人们放心。还有一个小小的安慰，就算我葬身大海，也会在最后一刻微笑。我用我的死，给了亲人们一份保障。

好了，当我仔细阅读了船书，在保险单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我想起了小时候作少先队员时的一个仪式。

辅导员问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时刻准备着！

没有那样豪迈，但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可以出海了。

*舱位

舱位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游轮上的具体住处。游轮就像是一个纷杂的住宅小区，你的舱房所在的楼层，就相当于你在小区里住的是几号楼了。你的舱房，就是你的单元房门号码了。

我原来以为游轮也跟多层住宅楼似的，讲究的是金三银四，位于船体中央楼层中段部位的

舱房最好。你想啊，太高了，一定是迎着风浪摇晃得比较厉害。太低了，在吃水线以下，肯定是受水流冲击颠簸较甚。那么只有在中央部分比较安全和稳当了。

其实，不然。和平号上最好的豪华双人间位于 7 楼，有方形的窗户和浴缸。

因为装了海上平衡装置，高层的颠簸是一种像骑在马鞍上的有节奏的前后起伏，人比较容易适应。底层的颠簸，就是在海浪的不规则冲击下的细碎而紊乱的摇晃颤动，很容易引起昏眩。（这是本人自我揣摩的一家之言，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很可能错误，请原谅。）加之底层受海水温度影响很大，如果你在热带水域航行，水温就快达到 30 度了，那浸在水中或距离水面很近的舱房里是何种闷热感觉，你不难想象。

比豪华双人间略差的是蓝天双人间。顾名思义，你坐在舱房里，就可以看到蓝天。它的窗户也是方形的。再次一等是标准双人间，位于 5 层。之后（正确地说应该是--之下）是海景双人间。位于 4 层。从这层到以下的舱房，就都是圆窗了。

作为远洋客轮标志性图像的圆形窗户，其实是为了抵御风浪而特制的。在我们所看到的圆形玻璃之背后，是一扇钢制的密闭装置。遇到风浪的时候，这扇钢制窗户，就会被用螺栓拧死在玻璃内层。作用是为了防止圆形玻璃窗被风暴击碎后，海水不至于灌入舱房。从这个窗户的小细节来看，也能说明底层舱房经受风浪的捶击可能更凶险。

然后是双人间第 1 类，位于 4 楼和 5 楼。没有窗。双人间第 2 类。位于 3 楼。没有窗。

我和旅行社讨论预定舱位的时候，有如下一番对谈。

毕淑敏：问一下……最便宜的舱位是哪一种呢？

旅行社：最便宜的舱位就是 N 房型。经济 4 人间。票价是 99200。

毕淑敏：对。我想的就是这一种。

旅行社：这个……毕老师住，可能不适宜的。

毕淑敏：没关系。我不怕吃苦。我以前在西藏当过兵，那时候，比游轮可要艰苦得多。

旅行社：我的意思是按照游轮方面的规定，住 N 房间的必须是 30 岁以下的青年。

毕淑敏：哦哦，原来是这样。看来我是没有资格住这个 N 舱房了。那么，除了 N 房型之外，还有哪一种房型比较便宜呢？

旅行社：那就是 M 房型。也是四人间，不过没有了年龄的限制，价钱也要贵一些。

毕淑敏：好啊。那我就定这个 M 房型好了。

旅行社：可是，这个房间里有 4 个人。

毕淑敏：没事。我是一个可以和各式各样的人做朋友的人。我不怕人多。

旅行社：游轮上的 4 人舱房，安排在很低的楼层，眩晕会比较严重。房间里地方很小，房客们的行李搁不下，要送到专门的储藏室去。如果毕老师计划在旅途中工作，这么拥挤的房间，

可能会让您的设想落空。

我的确打算在海上完成一个构思了很久的作品，如果工作时间大受干扰，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叹了一口气说：看来，为了工作效率，只有住双人间了。最便宜的双人间是多少钱呢？旅行社：是双人间里的 F 舱房，票价是 147400。

毕淑敏（咬咬牙，狠到牙龈都痛了）：我就定这个房间吧。

旅行社：F 舱房位于 3 层。它太低了，颠簸会相当剧烈，您晕船吗？。

毕淑敏：（愁容不展，虽然没有人看到。）晕。还挺厉害的。

旅行社：那这个 F 舱房对您可能不合适。您要是天天晕船，如何还能写作呢？

毕淑敏：有没有比这个 F 舱房稍好一些又比较便宜的呢？

旅行社：那就是 E 舱房。在 4 楼。154100。

毕淑敏：为了工作，就住这个 E 吧。

旅行社：可是……毕老师……这个 E，是没有窗户的。

毕淑敏：没窗户……这很重要吗？

旅行社：是的，这很重要。因为您不是坐一天两天的船，是整整三个多月。100 多天在完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您会倍感压抑。我们为什么要到大海上去，虽然不是纯粹地为了享受，但身体的放松和精神的愉悦是非常重要的。E 房型没有窗户，不管白天黑夜，都要开灯。打个不一定合适的比喻，E 房间在某种程度上说，就像一间牢房。毕老师，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写出的东西，只怕是透着憋屈呢。

毕淑敏：这个……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么照你的意见，哪种房型比较合适呢？

旅行社：我们觉得 D 房型比较好。它有窗户，是那种圆形的窗户，虽说小，但是总算有窗户，能看到天光。再有，它位于 4 楼，虽说还比较低，但也要比 3 楼舒服一些。价钱也适中，是 167500……

航行中，以上提示都被证明是无比地具有先见之明。我如果是住在 3 楼，晕船之苦一定会让我的劳动能力大幅度地下降，头晕眼花思维混乱。我曾到过 4 人舱房，的确是非常拥挤，空气也不流通。清晨上厕所和洗漱，彼此都须协商和妥善安排时间，据说偶有肢体冲突发生。半夜时分，如果你看到有人迟迟不入睡，孤魂野鬼似的在甲板上游荡，除了失眠者以外，很多都是四人间的客人们，因为那空间太狭小了，他们不到困倦无比，是不会回去入寝的。早晨在公共空间，也会突然看到某人满口白沫地呲着牙，你千万不要害怕。他们口中含着轰轰作响的电动牙刷，走来走去既锻炼身体又解决了民生问题。那是四人舱房的客人们，去公共厕所洗漱。窗户的安排，也极为重要。人们常常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套用过来并反向做个比喻--窗户，是远洋轮船的心灵。尤其在风暴中，能够看到苍茫的天，不仅是生理上的需求，更是精神的渴望。

面对着非同小可的旅行费用，“和平号”给大家出的主意是--借钱。如果能向父母亲戚们借，就在内部解决。如果内部无望，就去找贷款。这方案对中国人来说，恐怕太陌生了。你可以借

钱或是贷款买房子，大家会认为这是必须的。你可以借钱或是贷款买汽车，虽然大家不认为这是必须的，但还可以理解。你若是借钱或是贷款去旅游，大多数人估计都会认为你疯了。为什么呢？

我想，这可能人们对旅游的认识有关。觉得它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一个人没有食物饱腹，没有衣服避寒，会造成很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但是一个人不去旅游，哪怕是一辈子终老在自己出生的土炕上，哪里也不曾去过，这并不什么稀罕事，也不是不可容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旅游是可有可无的。为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让自己背上灾难深重的实实在在的借贷包袱，得不偿失。

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

虽然，它并不正确。

非常喜欢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生需求"金字塔"理论。这个理论简明扼要，有着大道若简的朴素和睿智。简直就可以说是当代人生的万有引力定律。你每天都看到树叶从天空落下，天经地义到不再经过大脑任何细胞思考，至多悲一下子秋，怆然而过，但牛顿一思考，"落下"--就成了物理学的经典。人到底要什么？也是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无时无刻不再寻找着占有着，可有多少人想过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这其中千变万化的需求，可有某种共同的规律藏匿其中？

马斯洛把这个直指人心的规则给提炼出来了。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听说过这个"金字塔"理论。它非常简单，几乎听一遍就能记住。容我用最精炼的字句再来重复一遍。

金字塔

第一层：生理（温饱、性等）

第二层：安全

第三层：爱与归属

第四层：尊严

第五层：自我实现

马斯洛不单假设了这个需求层次金字塔，而且还认为人在这个金字塔的台阶上，是循序渐进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是在较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之后，采取追求更高的层次。

很喜欢这个理论，言简意赅，用几十个字，就把千奇百怪的人心，剖成了几近透明的薄片，可以放到显微镜下接受辨析了。

常常想，旅游是属于哪个层次的需求呢？

一个人的温饱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恐怕是不会有意识地去旅游。如果你把流浪乞讨也当作旅游的话，那也未尝不可。那只能说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浪迹天涯的渴望。

安全？旅游其实是不安全的。因为你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到了陌生的地方。你的房子变了，你的交通工具变了，你吃饭的形式，从外包装的锅碗瓢盆到内容物也都变了。你的床铺变了，你洗脸的盆变了，你喝水的味道也变了。连你上厕所的方式都变了。更不要说你见到的人更是千奇百怪。所以，旅游绝不是满足安全感的好法子，没有人为了更安全，才去旅游。

那么，爱和归属呢？到了这一层，似乎一点点关联了。比如很多人选择结婚旅游，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和爱有关联的事情。在旅行中，也常常在素不相识的男女中发生浪漫的遭遇，这也是屡见不鲜的事了。一个团队，集体的出游和到远处进行"拓展训练"，其实也是借了旅游和陌生化的氛围，在苦难和磨砺中，修复疏远和淡漠的关系，重建人们的信任和团体的一致性。也许远方比近处能够刺激人们分泌更多的荷尔蒙，精神变的更昂扬和紧致。现在，我们已经上升到了尊严的台阶上。我曾看过国外一位社会学家的专著，他说："人们把旅行视作空间的转换，但其实它不但在空间进行着，也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如果要完整地描述任何旅行的经验必须要同时使用 5 个坐标。因为空间本身就有 3 个坐标啊。再加上时间和和社会阶层。我们的贫富不断改变着。人容易暂时放弃自制，开始挥霍。旅行不仅仅是将我们的身体带到远处，还是我们在社会地位方面上升或是降低一些，使我们脱离了自己原有的阶级脉络。"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你在旅游中，会发现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变化。这个现象说起来复杂，其实凡是旅行过的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体验。比如你到欧洲或是发达国家去，你可以感到那里的很多人，对亚洲人骨子里的藐视。或者是视而不见的忽视。当然了，也许有人会会很热情地为你指路，但那是那基于他们的教养和习惯，内心深处的偏见依然存在。他们到了第三世界旅行，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次奥运会，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进步神速，表现出的国力和盛世风采，令海外华人扬眉吐气。这种变化，也从侧面说明了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和财富处于下风，那么她的国民在以世界为棋盘的格局里，也是处在弱勢的阶层。

这话讲的更直白一些，一个发达国家的穷人，到了穷国，就好像凭空上升了一个或几个社会阶层，那种满足和自豪，也是他在本国所享受不到的。一个穷国的小富之人，到了发达国家，看着琳琅满目的奢侈品，马上就自惭形秽，原来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其实，在我们国人身上，这种情况也常常出现。比如从北欧回来，会说，到了那里，才知道咱们的钱太不禁花了。从越南回来，会说，那是个穷地方，让咱也过一把大款的瘾啊。

很多年前，我认识日本的一位老人。他告诉我，已经来过北京 60 多次了，只要有机会就会来。我大吃一惊，说您来了这么多次，北京的古迹就是再多，也逛完了呀！他微笑着说，北京和东京的物价相差太悬殊了，在东京买一棵菜叶的钱，在北京够买一蓝子菜了。在东京，我是个没人理的孤寂老头，在北京，我就是外宾，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和高看一眼。

他喜欢这种被人尊重甚至是高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非常享受。这是他在日本国内，无论如何也享受不到的。因为他的那一点钱，在日本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是在中国，就是富翁了。

从这位日本老人的倾心而谈中，我们知道了旅游的确可以和尊严密切相关。普通人当中，谁要是去了欧洲埃及南非，很可能在亲朋聚会或是老同学见面时，假装不经意地提起，实则是轻微的炫耀。我的一位朋友，在去过北欧后一段不短的日子里，将那些旅游照片精洗放大封塑装在册子里，册子则随身带在身边，经常拿出来给别人欣赏……
虽觉好笑，也可理解。因为在这里，她想得到的不仅是分享，还有尊严感的提升。这表示她已经有能力--这包括经济实力和空闲的时间，可以到远方去了。

现在，我们已经爬到了金字塔的第五层--自我实现的需求。

没有比旅游的动机更复杂和包罗万象的了。也没有比旅游的动机更单纯和简明扼要的。

也许，只是因为生命深处的躁动？因为从草履虫进化来的我们迁徙不止的天性？

如果你决定航海旅行，人们一定会向你提起泰坦尼克号，它是绕不过去的噩梦。好在恶梦醒来不再是深夜。近些年来，你可曾听到过有一艘大型游轮沉没吗？

在加勒比海，我和一位老水手探讨过这个问题。

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悲剧，是再也不会重演了。老水手说这话的时候，海天一色，四周孤零零地只有我们这一艘船。日语中有一个词，叫做“大海原”，形容的就是这种海面平滑周正的景象。群鸥低旋，海平如绸。老水手的脸和手臂，都是不加任何牛奶的苦咖啡色。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呢？要知道，水火无情啊。船要是这会儿沉了，谁来救我们呢？

老水手说，现在的科技比那时候要发达的多了。你别看周围一艘船也没有，要是发出救援信号，会有很多人来援助我们的。

我说，如果船很快地沉没了，那些船赶不及，怎么办呢？

老水手笑了，说你把轮船和飞机搞混了。飞机的坠落是瞬忽之间的事情，确实有来不及救援的时候。但是，轮船不一样。就是动力完全丧失了，只要没有大风暴把它掀翻，它也会浮在水面上，这就赢得了时间。

我说，要是一个大浪打过来呢？

老水手看着一望无垠蓝缎子一样的大海说，风浪并不是无迹可寻的。现代科技这么发达，卫星云图早就可以预见到风暴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在轮船可以抵抗的范围之内，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航行。如果超出了界限，船就会改变航线，躲开风浪。你知道，风暴也是有它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并不是整个大西洋一起咆哮。风暴常常是狭长的。有经验的船长会让船只避开风暴。在这一点上，人们是很有经验的，否则，以往年代里，人们怎么能凭着那么简陋的船只，行走在大洋之上呢？

我还是不放心，问，那要出现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没法对付的险境呢？

老水手笑了，说你讲得一点也不错，总是有我们经验之外的事情发生。旅行本来就充满了风险，换句话说，你以为一直呆在家里，就不会死了吗？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死在家里的人，一定比死在海上的人多。做什么事儿，能没有风险呢？有的时候，就只有凭运气了。你看我，从十几岁开始当水手，现在马上就 50 岁了，你所说的那些险境，我都遇到过，这不还是好好地活着呢？

我说，那您真是好运气了。

老水手眯缝着眼睛说，谈不上好运气，一般的运气吧。你们才是好运气，能乘坐游轮。

说完，他就回到底舱去了。按照规定，底舱的水手，是不得随便进入客人舱的。他今天的工作是为甲板涂抹油漆，才有了这一番对话。触摸地球素颜之旅

关于环球游，我很喜欢"和平号"的一句广告词--这是一趟"触摸地球素颜之旅"。

素颜，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化过妆的地球吧。城市，就是地球浓妆艳抹粉饰过的大痞子，污染的河流，是地球浑浊的汗水，失去绿色的大地，是地球的累累伤痕。让我们看看地球干净的眼眸，让我们摸一下地球苍白的额头，让我们听听地球微弱的心跳吧。

作为一个亚洲人，我们最佳的环球航行路线，还是从亚洲出发，以亚洲人的眼光来看地球，更为因地制宜。

说实话，在此次航行之前，我很少把"亚洲人"当成自己的一个定位。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但我除了知道自己的肤色和其它亚洲人近似以外，对"亚洲人"这个称谓，没有特别专注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亚洲太大了，太芜杂了。既有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很多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又五花八门，很难用一个标准的字眼将它概括。不像北美，想起来就是富裕的代名词，或者是北欧，有很多共同点。亚洲充满了变数，五味杂陈，难以让人有大一统的概括感。

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但是我们至今没有开展远洋客轮环球游的项目。我这人，其实并没有很强的冒险精神。环球旅行，只有搭乘日本游轮，这也是整个亚洲唯一开办这种项目的国家。环球旅行，需要带上眼睛和心灵，当然，还有全身4万8千个触觉神经，和整整一舌头的味蕾。后来，我发现，味蕾还是放在家里为好，带上它，徒增苦恼。

在你的经济情况和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环球游的机会，尽可能多地去游览一些地方，不要迟疑。有人会想，日子还长，以后再去也一样吗！

不！不一样。

我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收获，那就是--全局大于局部之和。这本来是一个哲学观念，心理学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流派--格式塔学派，也是以这个观点为基石的。

当我开始这次旅游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它同哲学和心理学的密切关系。但是当我走完这一圈之后，我深刻地体察到了旅游对一个人心理和世界观的改变。

如果你在不同的时间单独地游览一个个国家，我想，也许你会看得更仔细，对一个个的局部了解的更充分。但是，你在同一个时间段，将世界连成一个圆环，连续地走访不同的国家，飞快地从寒带到热带又到寒带，见识不同的文化和人种，是如何在广袤的地理中渐次演变和晕染，那种震撼和迷惑的感觉，真是心旌摇曳地动山摇。全局不等于局部的简单相加，全局一定大于整体。

我竭力建议如果有一天你能去环球游，你一定要在这个统一的时间段里，尽可能地多走过一些国家和地区。一路走过来，和你整天龟缩在船上，绝不相同。

什么叫环球游呢？有人说，必须要一步不拉地坐在船上，除了最简单的港口一日游，哪里的陆地活动也不参加，这样才有资格说自己像爬一样一寸寸捋过海疆，完完整整踏踏实实地临摹了地球圆周，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环球游。如果你半路到别处去了，等你回到船上的时候，已经错过了一段航程，这就是万难弥补缺口，就没有资格说你是彻头彻尾走过了一圈。将来对着友人夸口的时候，舌头要软一截。

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有。我很尊重这种想法，但我想，环球游，并不是为了破一个记录

或者得到一种证明，它只是我们读解地球的一个方式。在这个地球上，曾经生活过那么多美仑美奂的生命，他们留下了可歌可泣的遗址，时空在一些角落里凝固，挂满蛛网，蛛网上有一些一触即破的露珠，等待着我们轻轻的触摸。目光所到之处，露珠簌簌落下，坠在我们的记忆里化作珍宝。

有人更注重结局，我更喜爱过程。

我至今都为自己没有报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旅游线路，而深悔不已。这个群岛的名字说起来很拗口，让我们感觉十分陌生。其实，我要是换一种说法，你就会觉得亲切了很多。

加拉帕戈斯群岛，就是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的那组岛屿，是为他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奠定了最重要根据的地方。

加拉帕戈斯群岛属于厄瓜多尔，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好像就是超市里那些又大又黄，完美如塑料玩具的大香蕉。加拉帕戈斯群岛，由 13 座主岛和 60 多座小岛、岩礁和暗礁组成的区域，星罗棋布地散在分布于 400 公里的海域。所处之地，是 4 股主要洋流的汇合场所，岛屿本身则是巨大海底火山的山顶构成，至今仍在缓慢平稳地移动。它所拥有的地貌既惊人有罕见，简直就是一间具备各种复杂进化环境的实验室。达尔文形容它是一个"自我世界"，人们又称这里为"小宇宙"。

无数生物为何选择了如此险恶的地区生长繁衍？主要是厄瓜多尔的小气候和海拔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地理环境，成为多个生物群的理想栖息地，比如海鬣蜥、蓝脚鲣鸟、象龟等等。

加拉帕戈斯群岛是脆弱而又狂暴的动物独立王国，无比令人神往。

看到船上的线路介绍，我心跳加快，摩拳擦掌。

然而，终于没有成行。

据和平号上参加了这一旅行的人们说，好玩极了，美妙极了。一位女客人对我描述海狗生育孩子的全过程。包括它们如何把自己产下的胎盘，一口口吃掉。我说，是用望远镜看到的吗？

她说，哪里啊，是肉眼。亲眼见啊，那么多的血，骇死人的。

我说，你距离它们有多远呢？

她说，最多也就 20 米吧。

我觉得她吹牛。想那海狗也是比较高级的哺乳动物，灵敏得很，如何能在生子的时候如此大意，让一千人等聚在不远处参观呢？于是回答，不可能吧？它怎么会不害怕呢？

那女人说，我也这样想啊。就算咱们女人生孩子，要是有不认识的人围观，也会受影响，没准就生不出来了。我后来向当地船工打听了，他们说是因为这里的动物，从来没有见过人，也没有人敢打扰它们，所以它们也就把人都当成了石头，并不在乎你看不看它。哎呦，我们还看到了大陆龟啊，好大啊，好老啊，听说这里的陆龟少说也活了 200 多年。当年达尔文就是在这个岛上受了启发，回到家里写出了进化论。我们看到的这些陆龟，当年也看到过达尔文的……

她指着照片上一个巨大的陆龟这样说，我羡慕得差点口吐鲜血。

加拉帕戈斯之行破碎成镜花水月，最主要的障碍是金钱。为了自己6天的旅行，要多抛出几万块钱，良心上深深不安。在我心中，总存留着年少时所受的勤俭教育，说某一笔开销，够普通劳动人民吃多少餐的饭……几万元，的确是够一个普通人吃10年的粮食钱（按照现在的物价，若是快速涨价，也许就不够吃那么多年了），我油然而升起了犯罪感。

我知道这是自己的心理障碍，不过，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心理障碍，积重难返。我可能要把这个障碍带到骨灰盒里了。

*世界上最芬芳的工作

瑞士花钟，是由不同的花卉组成了一个绚烂的表盘，每种花卉盛开的时间是不同的，因此就成为钟表的指针，以表示不同的时间。据说，当年花钟是完全没有时针和分针的，花卉盛开就是信息。我们抵达时所看到的钟表盘，还是有时针的。估计当年创立美丽花卉钟表的年代，人们对于时间的精度要求还不是很很高，有个大概其就行了，现代人则不同，精益求精。在大自然的指示之外，只好另加了人类的注脚。这面花钟便左右开弓双管齐下了。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有世界上最大的花卉拍卖市场，我们起了个大早，乘坐公车向郊外赶去。实事求是地说，公车开了好半天，已经不是郊外，而是另外一个省了。

拍卖市场的门票，是每人4个欧元。我挺佩服欧洲人的这个设计，当初在建造花卉市场的时候，就想到了这将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建筑风格上，既照顾了拍卖市场的需要：庞大的库房、四通八达的道路、大大小小的拍卖厅、检测花卉质量的研究所……又在所有这些生产经营性场所之外，修建了长达数百米贯穿整个花卉市场的甬道。甬道类似高架桥，周围都有栏杆，可供游客们漫步花卉市场，从下向下鸟瞰整个市场的经营活动。关键的拍卖厅部分，则以透明的玻璃窗分隔，类似烤鸭店烘烤填鸭的对外操作间，所有过程清澈透明。整个花卉拍卖程序历历在目，游客们可一饱眼福。

从花卉甬道朝下看，映入眼帘的是巨大库房。一个个车厢满载着各色花卉，如同芬芳的彩色立体小房子，逶迤而来。我们先是忙着识别自己认识的花卉，惊呼着玫瑰、火鹤、菊花、百合、蝴蝶兰、满天星、非洲菊、大丽花……的名字，好像在招唤自己的老熟人。不过，很快我们就黔驴技穷，变成了哑巴。有限的花卉知识已然穷尽，五颜六色的花卉游行大军，还在兴高采烈源源不断地驶入，我们却再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向花卉们致歉！

据说在我们目所不及之处，还建有更大的阿姆斯特丹花卉库房。世界各地的草木佳丽们，都是半夜时分悄然潜进，在鲜花库小憩。稍事休息后，鲜花市场开张的时间就到了。鲜花就像新嫁娘一样，风姿绰约地来到这里，请众多买家们过目。

这里不兴隔山买牛电子商务什么的，一切都秉承古老的原则，眼见为实。每一车出售的鲜花，都要按部就班地驶入拍卖大厅，让买主一睹真颜。

鲜花市场的组织者，同步把鲜花们的情影，即时传送到拍卖大厅的屏幕上，决定鲜花们命运的关键时刻真正来临。一朵花，是盛开在北京，还是怒放在纽约，抑或含苞在巴黎，凋零在开罗，在这个大厅里一锤定音。

其实，寂静无声。没有锤，只有频频闪动的屏幕。

屏幕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当时经过大厅的那车花卉的实景照片，配以文字，标明花的名称、数量、产地、供应商等资料。再有一个巨大的圆形钟，一根指针剧烈晃动。先是反向旋转，数字由大到小，转到0起点后，开始正向旋转，数字是由小到大。钟面并不是传统的12格，而是10格。随着指针的晃动，在一旁的屏幕上飞快地闪现着一些数字，呈不断消减的状态。当你还没有彻底看清楚的时候，钟面猛地归了零。一旁的大屏幕瞬即也归了零。然后，新的一张花卉艳照出现，一切周而复始地轮转……

大屏幕的对面，是拍卖现场，如同半圆形的会场，大约有几百席。这样的拍卖厅，遍布长甬道两侧，估计有几十个。

同行的小王是荷兰留学生，对花卉市场很有了解，说，交易过程的确非常透明，只是一般人闹不清这其中的秘密。我是自己花了80欧元，专请了一位深谙此道的导游引导了我一天，才把这里面的程序基本弄明白了。你看到那些椅子了吗？每个椅子上端坐着一个男人。在这里，世界顶级的鲜花市场，买卖鲜花的都是男人。你闻到空气的味道了吗？非常芬芳，这可能是世界上香氛最浓的工作。这个工作劳动强度特别大，非常紧张，而且需要当机立断，对人的压力极大。所以，几乎所有的花卉交易员都是男人。起码，我没有在这里看到过一个女人。每张椅子代表着一个席位，只有花卉协会的人，出资才可以享有这个席位。不是谁想来买花就能买的。在这个交易厅里，中国一定也有专用的交易号，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哪一个席位代表中国。一辆花车开过来，大屏幕上就会显示出相应的资料。操盘手们都很清楚这些花的来历。特别是对每车花的质量都有评估，你看，这车花就是“A”级，说明花的品质达到了某种保证。正说着，屏幕上的大钟面开始晃动了，从正中12点的位置迅速后退。此花钟是以10为中点，所以，钟面上依次出现9点……8点……7点……

小王说，正中那个10点，就代表了1欧元。现在出现的数字，是0.9欧……这就代表了每支花的单价。如果指针下滑到了你认为可以接受的价位，你就要手疾眼快地按下手中的按钮，表示你愿意在这个价位购买此花，当然了，你还要敲入你打算购买的支数。比如10万支，20万支……就在你敲下这些数字的同时，那边有一个控制中心，如果认可了这笔交易，你在银行的保证金，就会在几秒钟内划归到花农的账户上，你订购下的那些花，就会被很快地包扎好，运送到你指定的地方，也许是悉尼，也许是耶路撒冷……

小王说，如果事情仅仅是这样进行，的确是不太复杂。花价瞬息万变，有时，你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钱买到花，有的时候，你却买在了最高点上。这些，都和花卉操盘手在片刻间的决断有关。

我按照小王的指教，看了一会儿，果然就看到了他所说的景象。

推过来了一车花。这花我认识，艳丽夺目雍容华贵，红得像滴血的猩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玫瑰“红衣主教”。

这车花的质量很好，“A”级就不用说了，每一朵花儿都亭亭玉立，花蕾硕大饱满，枝叶挺拔……说实话，我在花店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神抖擞的“红衣主教”，好像刚刚从祭坛上走下来。

标价的指针开始转动。

我悄悄问小王：没有比1欧元1支更贵的花吗？

小王说：这里是批发市场，价钱比你在花店看到的要便宜很多。起码我来过很多次，至今

没有看到批发价超过 1 欧元的花。

红衣主教从大约 0.3 欧元开始，有人购买。那个代表花枝数量的数字在迅速滑动中消减。

有一个片刻，指针居然迅速地下滑，已经掉到了 0.1 欧元以下，还是没有人接盘……

我吓了一跳，说，已经这么便宜，怎么还没有人买呢？

小王说，这些操盘手，是代表着世界各地的买家在下单子。比如英国需要 1 万支红衣主教，他们能够接受的最高价格是 0.4 欧元，那么受此委托的交易员，就要在确保给人家买到红玫瑰的情况下，再来尽量地节省费用。如果节省了，估计应该有提成。但是，如果丧失了时机，没买到红衣主教，让人家那边的重要场合插花受到了影响，操盘手的麻烦就来了。所以，手中有需要供货的单子，风格趋向稳健的操盘手，也不敢太求低价，看到差不多了，有的可赚，就马上求购，定下来心里踏实。这就是你在最初看到的那一波踊跃的买家。还有一些，就比较敢于冒险，他们愿意赌一赌，有可能在更低的价位买到同样优质的花……
说时迟那时快，美丽的红衣主教，在钟面上的价位一路下滑，居然掉到了 0.05 欧元，也就是 5 分钱。合成人民币，也只有几毛钱。

突然窜出来一个买家，大刀阔斧地把所有剩余的红衣主教一股脑地包圆了，钟面上存量一栏，赫然出现了"0"。我看到还有一个报价"0.07"欧元的单子，孤零零地在屏幕上停留了一瞬，估摸着他也想兜底买下这批光彩照人的红衣主教，只是下手晚了也许千分之一秒，虽然报的价钱还略高了一些，因他人业已成交，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就在片刻之间，同样的花，卖出的价钱便有 6 倍之差，的确是够刺激的了。

有的操盘手桌子上，摆着咖啡和热狗，他们在紧张拍买的同时，还要抽空吃点东西。我看了看表，已是上午 10 点，纳闷问道，这到底是早饭还是午饭呢？

小王说，他们经常从半夜就开始工作，难顾饥饱。在下单的间隙，实在抗不住了，就随便吃点，你无法准确地说这究竟是哪一顿饭，所以，女人们干不了这活儿，太辛苦了。

哦！原来我们看到的每一支从荷兰花卉拍卖市场，袅袅亭亭走过来的鲜花，在理论上，都碾过了一个男人的手指。

我还是觉得女人们和花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她们更能看出花朵的美丽，她们更能闻到花瓣的芳香。她们也更能体会花农的辛劳，应该让花儿有更公平的价钱，现在这法子，有点波光诡谲。

也许，这正是花卉市场的魅力？同花不同酬。

不知那些喷薄欲出的玫瑰花，今晚将在何处绽开？何时将在何方凋落？花开的灿烂，并不是为了花落的凄楚，而是为了果实的金黄。可是，从花卉市场经过的花，再也不会再有果实了。做一朵花，是在这绚烂的世上风雨飘摇地走过，还是在山野里完整地结婚生子，在绿叶下酣然？

* 同甘共苦，乃中国人的基本原则

录一段当时的博客。

2008 年 7 月 9 日 进入"立入禁止"

船上有很多地方挂有"立入禁止"的牌子，比如船头，比如最高的甲板。说明那些范围是操作重地或是危险所在，寻常人等不得混入。常常望着船首高昂的操作室生出遐想，那里是和平号航行的中枢所在，不知道里面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某日，我对和平号的负责人日高先生说，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完全可以拒绝我，请千万不要为难。

日高船长说，您有什么想法呢？请讲。

我说，我很想看看这艘船是如何航行的，但我知道那里是要地，闲人免进。不知可不可以方便的时候，让我参观一下？我保证，绝不乱动一下。

日高船长说，他愿意来安排。

前天，翻译小唐说，日高船长的意思是到了纽约之后，再让我参观，征询我的意见。我想一定是船在航行中，尤其这一带时有冰山出没，散兵游勇闯入操作室，实在是给人家出难题。待到船入了港，引发的破坏性就小些。我赶忙说完全没有意见，一切以船方的方便为宜。

今天中午，日高船长突然让小唐转达--下午2点是否可以安排参观？我说当然没问题，十分感谢。

下午两点，我们进入了船首的操作室。引领我们的千花小姐一身制服，非常认真地为我们讲解了船上的各种仪器的功用。几个外籍船员在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我注意听着，但基本上记不住。在所有的现代化仪器之外，看到一个铁制的喇叭悬挂在操作室的正上方，忙问这是什么？千花小姐说，在危急时刻，会有船员在船头瞭望，这个喇叭就是直接将观察员的声音传下来，不借用任何机械和电力，完全是人工的口头表达。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千花小姐常常指着一些设备说，这个是完全手工的，在没有电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来控制船的方向。这个是在仪器失灵的情况下，以人工来调整船的动力.....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此船的特例。反正我在和平号上看到的是在所有的现代化操作工具之外，还保存着一套完全是人工的操作系统。比如有雷达，也有望远镜。比如有无人驾驶的自动操作台，也有纯手工的传统舵轮.....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总觉得这法子很好。就是再先进的东西，再精密的设备，出故障的可能性也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在这一切密密麻麻的仪表之外，永远要有一套最朴素最简单的人工系统与之并行，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保险所在。

结束参观的时候，千花指着天花板处的两个装置问道，谁能猜出这是什么？

各种流言如同野火一样地在船上蔓延。

我们没猜出来，千花揭开谜底--这就是本艘船上的黑匣子。

在平时所不能到达之处照了几张相。

我问船长，像昨天那样的风浪以后还会有吗？

这基本上是废话，谁能做老天的主！船长回答，他希望再也不会遇到。

风雨过后，又起雾了。大雾弥天，和平号仿佛一脚跌进了牛奶锅。船速很慢，每隔几分钟

就发出老牛哀鸣一般的汽笛声。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有点凄凉。晚上，船上放映电影《泰坦尼克号》。我挺佩服船方的勇气，在昨天那样的恶劣天气之后，安之若素地放个灾难片给你们看看，放映者和观看者，都需要有点胆量。

7月8日，我们在大西洋上遭遇飓风。这就是我上文博客中所问的"像昨天那样的风浪还会有吗？"可见当时的心有余悸。船长的答复是"他希望再也不会遇到"，看来也吓得不轻。

这其中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我们在参观驾驶室的仪表的时候，注意到一台仪器上，不停地有红灯闪动。虽然我们都不是机械操作方面的内行，但红灯代表着警醒和危机，这一点，都还是知道的。记得我问过，这是什么？船方答道，这代表着船内水密舱。

我心中有点疑惑，红灯亮了，不是说明有危险吗？但因我们是客人，这里又是无关人等不得入内的禁区，让你进来看看，已是破例，问来问去的，这不是招人烦吗？再说，也可能是个小小的问题，但红灯就亮起来了。就像开车，有的时候，就是不停地报警，搞得你心里紧张，但并不妨碍继续开啊。

水密门就是装在水密舱上的门，为不透水金属门。船体一旦破裂，水密舱进水，水密门顷刻间就要关闭，以抵挡海水的侵入，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用最快的速度把船体浸水的部位封锁住，局限住，以保证整个船体的安全。简单说，船在大海上怕什么？就是漏水，就是下沉。水密门就相当于最后的安全阀，它要在漏水的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封堵隔离漏水的空间，以维持船体的密闭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水密门是轮船的降落伞。所以，每一艘船上对于水密门的操作和控制，都是万分紧要之事。

以上这些知识，都是我回国以后查了资料才明确得知的。在2008年7月9日那天，我看着闪烁的红灯，以为是个小小不然的操作失控。我没有从操作人员脸上看出任何异常，当我们问及这个红灯的时候，他们没有回答。我把这种沉默，当成是一种专业态度。要是对于来参观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问题，都谆谆回答，估计那就不是海员了，是幼儿园老师。

而其实，我们的船--和平号，在前一天的大西洋飓风中，船的左舷已经被风浪击穿。海水涌了进来，水密门因此而关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危机报警中的仪表图像。记得风暴停息后，海面上非常平静。我后来似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样宁馨的海面，好像刚刚熨烫过的深蓝色锦缎。当然，你说一点波纹都没有，那是不确实的，大海永远不可能平静到僵直。要知道绸缎抖动的时候，也是有微乎其微的细碎纹路，如同睫毛的眨动。极微弱的轻风袭来，好像对着翡翠淡淡地拍了一下手，海面依然是不动声色的平静，却有了一点点波光荡漾。后来，我同一位海洋专家谈起这种波纹，他说，在出海的渔民中有一个词，形容这种海特别生动，叫做"水缸纹"。

我有些不解，说怎么讲？

他说，你见过大水缸吧，水缸里的水，本是一点纹路也没有的，非常平静，像镜子一样。

我说，是的。我见过。大海就是这样的吗？

渔民说，海这样大，海里有鱼。哪能一点风浪都没有呢？你用手指轻轻地弹一下缸沿，缸就微乎其微地颤一下，这时你再来看水面，就会像被人吹了一口气，水面抖起来，这就是水缸纹。

我说，这种水缸纹的大海，多见吗？渔民说，不多见。一般是风暴之前，或是风暴之后，很短的时间，能看到这种海相。

我说，风平浪静的，多么好！

专家说，渔民讲，这种时候，不容易钓到鱼。一点风浪也没有，鱼也会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那次大西洋飓风之前的海面是什么模样，我没有特别留意。之后的海面，就是这种水缸纹。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和平号，已带病航行。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至今仍然不能想象，如果我当时就知道水密门的红灯所代表的严酷情形，我会怎么想？能做些什么？估计也是什么都做不成，听天由命吧。在我们目光不及之处，永远潜藏着比我们更森然的力量，对此只能安之若素。扶病前行的和平号，总算平安到达了美国的纽约港。大家上岸游玩，不亦乐乎。到了原定的出港时间，人们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回轮船，在本该听到出港汽笛的时候，船居然一动也不动。大家很奇怪，以为是出了什么小差池，耐心地等待着。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夜幕低垂，繁星闪烁，船却没有丝毫挪挪窝的意思。

人们纷纷紧张起来，觉得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

到底能是什么事儿呢？

不知道。

这天的傍晚，我和某人有了如下的一段谈话。

你对船不能出港，怎么看？他说。

我说，觉得出了问题。

他说，你觉得是什么问题呢？

我说，应该是大问题吧。

他说，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这艘船上连客人带工作人员，拢共有 2000 多人。这么多人的安排，不是一个小工程。若是没有极其强大的理由，船不能不发。

他又问，你觉得是什么问题呢？

我说，组成咱们这艘游轮的，就两个部分。

他说，那两个部分呢？

我说，一个是死的，就是钢铁构成的这艘船。一个是活的，就是咱们这些人。我姑且把船上的水手和工作人员也都包括在内。

他说，你这样分类，也挺有意思的。

我说，这是非常简陋的分法。咱们不是在探讨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吗？不是船体，就是人。

只有这两方面，跑不出这个圈。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连自己也觉得说的都是废话。

那人说，你估计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呢？

就在我们这样研究的时候，和平号上所有的人，也都夜不能寐。是啊，这太奇怪了，没有任何理由，船就不走了。到底是不能走还是不让走呢？各种流言如同野火一样地在船上蔓延。有人说和平号携带了武器，要运到委内瑞拉送给查韦斯。

我对此嗤之以鼻。要带武器给查韦斯，为什么要送到美国这个查韦斯的死对头眼皮子底下呢？这不是自找苦头吗？直接从公海送到委内瑞拉好不好啊？那多顺畅而且快捷！有人说，这携带的不是一般的武器，是原子弹。就挂在和平号的肚子下面，一路上跟随我们漂洋过海经历风暴。我觉得太好玩了，甚至对这颗原子弹充满了好感，丧心病狂地渴望这事儿是真的。想想吧，我们在一颗原子弹之上住了将近两个月，这是不是非常刺激？只是没有人回答这颗原子弹是从日本起航时就搭载和平号上，还是半路登船的？还有人说是因为船上的东欧船员出逃，在美国非法入境，美国人因此要彻查此船还会有偷渡者。还有的说因为和平号是反美的，这是一次政治迫害……

某人接着问我，你对和平号停驶，究竟怎么看呢？

我充满困惑地说，真不知道。但我估计还是死的东西，出了问题。

这人说，你的根据呢？

我说，就算是有船员偷渡，不应该扣押整条船，不得滥杀无辜嘛！这些船员都是船务公司派来的，如何应对偷渡者，应该有一整套的措施，并不能把整个船押为人质。再说啦，如果是害怕船上的人偷渡，应该是赶快把这条船打发走，这才治本。像这样扣着船不发，大家还有继续上岸的机会，岂不是时间越长麻烦越多吗？如果说和平号和美国关系不好，那应该送客为上策。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还一个劲儿地留着它，那不等于自己给自己上眼药吗？咱们都知道，这船上的客人很多是专门请了假来环球游的，哪天返回去继续上班，钉是钉，铆是铆的，

不得迟延。船方对此也十分清楚，冒着被客人投诉的危险不发船，一定有他们的大苦衷。相信不可能是他们自愿这样做的。那人说，如果他们不是自愿的，那谁又能扣住此船？

我说，你讲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船是想走的，此地也没有要留它的理由，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这船自己走不了了。

那人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并不知道。听你这话，好像你知道什么？

他说，是的。我知道。可是我不能说。

我说，为什么不能说呢？

他说，因为我承诺过了，我绝会说。你不能逼着我说。

我说，哦哦，那你就不要说了。我根本就没打算逼你。

他说，可是，我害怕。我怕船沉了。

我说，你不用怕。因为既然不让我们船走，就是发现了问题。不要忘了此刻咱们是在哪里，是在美国纽约港内。我们这艘船，在大海中风暴中都没有沉没，难道会在万家灯火的纽约港内沉没吗？我不相信。你也许因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你害怕。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我不害怕。放心吧，事情总会解决，咱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说完之后，我就不再理睬他了。不是恼他同为中国人，却不告知我真相，而是实在困倦了，睡觉要紧。

第二天，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问--我们为什么还不走？和平号船方给出的回答是：因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上船做例行检查，发现船上有一些设备不符合要求，比如人行通道上布置沙发，一旦发生火警或是海难的时候，会阻碍人员疏散速度。某些房间内的浴缸固定不够牢靠，风浪骤起的时候，可能会移动伤人.....记得似乎有若干条，言之凿凿，都是船上确实存在的纰漏。于是，眼见得船方就开始了整改。餐厅附近的沙发被搬走了，有一些浴缸在加固.....之后怎么办呢？船方的答复是等待美国海岸警备队再次上船检查。检查合格后，才能起航。按说这不是很复杂的事情，但和平号一直在等待。这种等待，是完全不透明的，于是更加扑朔迷离。每天早上我们听到的指示都是下午3时必须回到船上，船将准时出发。到了3点的时候，我们眼巴巴地等着，船还是纹丝不动。大约到了3点半的时候，会有新一轮通知，说是晚上9点准时出发。大家就乖乖地继续等待，到了晚上9点的时候，和平号还是纹丝不动。

你可以想见这种引而不发的状态，会引发怎样的猜测和混乱。每个人每天都绷紧了神经，稀里糊涂地等待着。你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而且这件事情和你有关，因为你就在这条船上，可你什么都不知道。

最后为大家解开这谜底的，还是美国人。某天下午，我们按照船方的指示--在下午3点之前返回和平号，急匆匆就要进入栈桥时，突然看到一辆美国电视台的转播车停在岸上。车上的摄像头，对准了和平号。

这是怎么回事？大家挺惊讶。

一位记者模样的人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是这艘船上的乘员吗？

我们说，是啊。我们是游客。

记者耸肩皱眉，做了一个很夸张的表情说，难道你们不知道这艘船已经漏了吗？我们大惊失色道，什么？漏了？不可能吧？！我们是坐着这条船渡过大西洋来纽约的。它就停在那里，怎么说漏就漏了呢？

记者继续把双肩向头颅方有节奏地抖动，双手外翻，说，船漏了。千真万确，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这样。你们作为船上的客人，对此竟一无所知，这太令人惊讶并且不可思议！

我们无言，赶快上船。下午3点就要到了，尽管船方每天都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开船，但我们仍然没有勇气延误时间。颇有一点"宁愿船负我，我不能负船"的悲哀与无奈。

在船上乘客的强烈要求下，和平号船方，对大家做了说明。

这是一艘有着 38 年历史的老船了，虽然在出海前做了修饰，但那主要是外在的装修，真正的机器及船体，依然是老迈失修的。这样，出航不久，就坏了发动机，导致船速下降。更换发动机也一波三折，因为机器太老，这个型号的发动机厂家已经不生产了，现定制一个，需要一段时间，这需要等待。船速因此下降，为了赶上预定航程（因为很多陆地旅行线路都是预定好的航班和酒店，一旦改动，损失巨大。而且还不一定能订得到后续航班和住宿，毕竟邮轮的客人基数太大了），这就使得后面航程急追猛赶，而且把在阿曼的陆上活动时间，从原定的 1 天，压缩到几个小时。

现在，这艘年迈的游轮终于尽显疲态，不但心脏有问题，皮肤和船舱也贯通了，汹涌的海水涌进了船体。被美国海岸警备队检查出来，大吃一惊，说就凭这样的一艘船，也敢环球旅行吗？

这就是和平号滞留纽约港的真相。美国有关方面认为，这艘船不再具备远洋的能力，必须靠近美国近海航行，马上到佛罗里达港口修船。

而且，这船上的救生艇的数目也不够，如果一旦发生海难，就如同将近一个世纪之前沉没在大西洋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必定有一部分乘客，无法登上救生艇。

可以想一想，听到这样的消息，蒙在鼓里的游客们该是何等的震惊！

我基本上还算镇定，对美国人的认真十分钦佩。这是一艘外国游轮，按说他们只是例行检查，却深入到了船舱里面，发现了这样的大漏洞，并且严格地按照规定，不让这艘船带病出海……从船方严密封锁消息，并一再刻意隐瞒的情形来推测，我简直想象不出，如果不是美国人强令修船，船方的下一步，是如何打算的呢？将用怎样的说辞来解释呢？会告知大家这艘船的真相吗？

不知道。而且，漏了的地方，是用水泥封堵起来的，这令人深深不安。水泥能堵得住海水吗？若是脱落，漏洞岂不是越来越大了吗？后来在船坞修船左舷的时候，才发现这种危险的磨损区，在船的右舷也同样存在。船方在介绍到这一点的时候，带着一点自我表扬的口气，意思是说船的右舷并没有漏，是咱自个主动检查出来的，未雨绸缪地将它修好了，把事故消灭在了萌芽中。现在，船的左舷和右舷，都换了新钢板……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不然的话，反过来想一想，在风浪中，倘若船的左右舷一起漏了，更多的水密门就要启动了。

水密门的功能并不是无限的。当年泰坦尼克号的设计是可以经受 4 个水密舱进水，当时认为这种危险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有人说，就是上帝本人出手，也无法将泰坦尼克号弄沉。真实的情况是上帝本人倒是没有出手，只来了一座冰山，就让泰坦尼克号的 5 个水密舱同时进了水，拉开了悲剧的大幕。

我尤其没有想到的是，时至今日，和平号上的救生艇数目，还是不足的。我不止一次注视过船上的救生艇，它们被漆成触目惊心的蜜橘黄色，悬挂在游轮船体外侧。救生艇体积不大，在我以为只能乘坐 40 个人的船舱里，按上面的标志却要乘坐 144 人。我们上船以后，进行过一次海难演习。船方手里有一张客人名单表，当客人们集结以后，开始点名。确信所有的客人都登上救生艇之后，才可以弃船。当然这是理论上的说法，我觉得若是情况非常危急，半夜三更或是大风大浪中，这个步骤未必能实施。不过演习总是要按部就班地进行，遗憾的是我们 6 个中国人，挨到所有的乘客都点完名之后，也没有叫到我们。这就是说，如果海难真的发生，就算有充足的时间来认真查对乘员是否都已上艇，我们却不在此框架内，有可能被遗忘。简言之，在所有登船的客人名单里，没有这一行中国客人的名字。

后来，由于中方的不断问询，终于有了答复。说是因为乘客的演习名单用的是早些时候的登记

册，那时中国客人还没有将名单报来，故而清点人数的时候，没有包括在内。演习就是要发现问题，这样才来得及更正。

这可以说得通。中国客人的名单，的确报得比较晚。但我想，海上救援的名单，应该以实际登船人数为准，这在用电脑统计人数的现代，并不是特别繁难的事情。从我们上船的那一刻，就发了特制的船卡，统计出准确的数字，数据应该是唾手可得。我只能遗憾地认为--船上的急救措施是不完善的。

这些情况都令人震惊，一时间船上群情激昂。我以为我会气愤，但是，我很不争气地平静。从我决定出海的那一瞬，就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我可能为了我的理想，付出生命。我们不断在思索和感悟，而所有的参透中，参透死亡最为重要。人生有很多机会遭遇死亡，但不必害怕，属于我自己的只有一次，肯定不会重复。无论怎样辗转腾挪，死神总会收网，在我们的末路投下一束浑厚的光，代表你这一轮的谢幕。你就悄然驶过尘世，灵魂离开肉体，赶赴一个早已达成的约定。那里有我的父母我的祖先，所以，我不害怕。一点也不。现在，事情比我

预料的还要好很多，我们的船并没有沉没在大西洋，还在纽约港漂浮。船上的救生艇不够用，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实枪荷弹地用上它。救生名单里没有我们，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纠正.....

我看着灯火通明的纽约港。几年前，作为访问学者，我来过这里，没想到这一次，以这种略带惊险的方式和它重逢。

人们在了解实情之后，纷纷询问他人是何时知道的。好像在比试知道灾难预警的速度里，潜藏着自己的关系网是否强大灵通，还有生命的保险绳是否坚固。

同行的中国人，只有 6 个。有人夸耀地说，我早就知道了。

于是有人反问，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那人道，告诉我的人，说不要告诉别的中国人。我不能辜负了对我的这份信任。

面对这样的回答，无话可说。瞬间想到了汉奸。

有华裔日本人问我，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说，是美国人告诉我的。我既不是从船方管理者日本人那里知道的，也不是从自己休戚与共的同胞那里知道的。是那天回船的路上，听来采访的美国记者说的。

问话者说，你要算是船上最晚知道这件事的一拨人了，只有毫无门路和地位的人，才属于这个阶层。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日本人几乎人人都知道了。我确知你们 6 个中国人中，有人也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以为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们。

我说，我也知道有的中国人早就知道了。

那人问，那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说，如果我知道了，我会告诉自己的同胞。也许，我没有能力要求别人这样做，但我会坚守生命优先的原则。如果有什么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但仅限你自己知道，你千万不要告诉和你一道来的中国人。我会对他说，那就请你转过身走吧，不要告诉我了。我不可能

不告诉我的同胞，我会和同胞们同甘苦，共患难。这也不是我的什么优良品质，只是做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原则。

水先案内人

先摘录一段博客文章。

2008年7月31日 水先案内人

我算是佩服了自己的内耳平衡功能。这在地面上呆了几天，一上船，就又开始像重感冒似的迷迷糊糊。我们向着中美洲行进，气候变的炎热而潮湿，空气似乎也沉重起来。海水是无可比拟地蓝，你觉得如果用钢笔抽取一点，肯定如同灌了纯蓝墨水，提笔就能写出蓝色的字迹。

"水先案内人"，这是一句日本语。这其中的每一个字，你都认识。可它们合在一处，就让人很难猜出含义。刚开始我们上船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十分莫名其妙。比如你要去听讲座，打听主讲人的情况，主办方会答复说，这是一个水先案内人。

后来才搞明白，"水先案内人"的本意，是指海洋中船舶进港时的领水员，引申的意思是某些方面有特殊研究的人，担当对公众所做的入门指导一类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阐释是否准确，说错了恳请指正。目前先是按照以上含义，来看待和平号上请来的"水先案内人"。

我觉得和平号在遴选"水先案内人"的时候，采取了十分开放的态度。请来的人中不但包括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还有演员、登山家、歌唱家.....

我看过一场魔术师的表演，人山人海的，大厅里挤得挤不进去。只好作罢。由于太受欢迎，组织方不得不采取分场次的方法，就像参加正式晚宴时，要分为两场，现在看魔术也要照此办理。好不容易轮到我们观看了，我看到的第一个节目是"大变现金"，中间夹有很多插科打诨的话，可能很有趣吧，日本人笑成一团。我完全不得要领，只知道所有变出来的钱，都是提前准备的藏下的，不可能无中生有。加之人一多，我的晕船感就愈发作乱，只得退出了。

今天主讲的水先案内人是一位美国黑人爵士乐女歌手，名字叫安辛克莱（从日文译出，可能不准。请谅解）。身材高大，嗓音颇富有穿透力。据说她是美国一家很有名的俱乐部的职业歌手。她的演讲，很有激情。她说她本人是歌的俘虏，因为她凭借歌声和大家连接，和人们一道分享喜悦和悲伤，所以，她把自己献给了歌唱。我最佩服的安辛克莱当场组织大家唱歌的本事。说句实在话，她不通日语，基本上也不用翻译，只是凭借着歌声和丰富的肢体语言与面部表情，就把大家调动起来和她一道放声高歌，发动群众的本事可不小。

她把这种形式叫作"唱歌作坊"。先是让会场内的男性和女性分坐在不同区域，这样就把男女声部分开了。然后又唱不同的音高，让大家按照自己的情况，分坐不同位置，自然就分成不同的声部。大家站起身来分头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这个环节让我有点为难，五音不全，实在不知道自己该算是哪一拨的。就此退场吧，又对后续进程好奇，就僵坐着没动。结果我所坐的这个区域，成了女中音部。惭愧啊，滥竽充数。

安辛克莱有教无类，满会场老老少少的乌合之众，就这样被组织起来了。按说日本这个民族在公众场合还是比较拘谨的，但在安辛克莱的调动下，很快就引吭高歌起来，看的我目瞪口呆。心想这位黑人歌唱家，真不愧是水先案内人啊，引领着和平号在加勒比海上歌声震天。

她说：音乐在很多时候，比语言更能表达我内心的苦闷和快乐。因为语言是要经过大脑的，

但很多东西其实是在我们的身体里，淤积着，它们影响着大脑，大脑却无可奈何。音乐就不同了，那些情绪从肚腹直接升起驻守在我们的胸膛，然后流淌到我们的肩膀，从肩膀就到了手掌，然后是手指，它们能更好地更猛烈地更有力量地传达我们的情感，然后达到身体和心灵的统一。也许我们用语言和肢体还有表情难以传递的东西，却在我们手指的帮助下，完美地输送了出去，到达了另外的一个心灵码头。这是神秘的时刻，让我们坐在歌声的翅膀上，飞起来吧。

.....

船上因为空间狭小，可以进行锻炼的方式有限。打球吧，语言不通，哪里组织得起球队？再说，轮船摇摇晃晃的，像打乒乓球这样的运动，变的准头很差。乒乓球案子是晃动的，脚下的地板是晃动的，球本身就在晃动，碰上不规则的浪花，它更是踪迹诡异。这么多的不规则运动，组合在一起，就使得寻常的运动项目，变的陌生和不可琢磨。有一位号称从来不晕船的人，打了 20 分钟乒乓球之后，大叫一声"晕死我了！"，把球拍一扔，就跌坐在一旁椅子上，从此再也不敢问津这项运动。还有一次，船上预报说某日某时举办运动比赛，到时辰了，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去参观，却被告知比赛临时取消了。我们说，为什么呢？回答是，现在风浪已经超过 4 级，比赛有可能会伤及身体，故此改期。

你看，在船上的运动对于训练有素的年轻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我这对一条腿跨进老年阵营的人来说，更不可大意。也不能一直拒绝运动啊。我试着到健身房去练习，但那里常常人满为患，需要排队。我最怕争抢，赶紧退避三舍。再加上那里空气不很流通，空气湿的能攥出水，令人不爽。我去了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入内。思来想去，我为自己制定了最简单易行、风雨无阻（太大的风雨也不行，船方会把舱门锁了，让你上不去甲板），不用花钱，空气新鲜老少咸宜丰俭由人的锻炼方式。

你可能有点好奇，这是什么锻炼方式啊？说出来你会失望，就是每日三餐之后，沿着和平号的甲板散步。绕一圈大概是 200 米，走上 5 圈就是 1000 米。眼前是翻滚的海浪，船头是翩飞的海鸟，呼吸的是最新鲜的空气，看到的是最神奇的云朵.....这难道不是极好的运动方式吗？

如果有劲，还可以多走一点。如果没劲了，我觉得 5 圈就差不多了。贵在坚持，每天坚持 3 公里的漫步，应该也还说得过去吧。很多日本人也用这种方式锻炼，通常走得比我快。因为天天一起散步，彼此也熟悉了，他们有时会示意我也走得快一点，不然达不到锻炼的目的。我总是微笑着拒绝。船上时有颠簸，走得太快了，万一风浪骤起，地动山摇之前，也不会向你报警，一个趔趄滑倒伤了筋骨，就把美事变成了祸事。再说啦，为什么要脚步匆匆？这样的美景，值得慢慢咀嚼和欣赏，若是把注意力都放到走路上面，就辜负了这天地之间的灵气。

由于每天走路的人都基本上是同一拨，大家伙都是半熟脸。有一天，突然发现多了一个瘦小的女人在疾走的队伍中。游轮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时不时地由人上船下船，本不值得稀奇，但这个女子走得不同凡响，并不是很快，但有板有眼，目光炯炯，脚下弹性甚好，让人觉得身手不凡。

终于有一天，我在水先案内人的讲座上看到了她。

她叫天部井淳子，是日本登山运动员。1975 年 5 月 16 日，她从东南山脊路线登上了海拔 8848 米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登山运动史上第 1 个踏上地球之巅的女性。我们熟知的中国女子登山队员潘多，非常遗憾地比她晚了 11 天，于 1975 年 5 月 27 日首次从东北山脊路线登上珠穆朗玛峰。历史的记忆不留情面，在世界登山史上，这个身高只有 1 米 50 的弱小的日本女子，永远被人铭记，第二位就差了很多。至于第 3 个登上珠峰的女子是谁，我是查遍了资料也没有找到。胜者通吃啊。

天部井淳子至今保持着骄人的记录。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 7 大陆最高峰攀登的女性，迄今为止攀登了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级山峰 141 座。她的梦想和目标，是登遍世界所有国家的最高峰，现已圆了 49 个国家的最高峰。她的脚步不停，记录还在不断刷新中。天部井淳子看起来貌不惊人，甚至可以说是干枯瘦小，和想象中的登山健将大相径庭。

"我在山上看到了雪豹。它正在在冰岩上奋力攀登。"

这是我听到翻译翻给我的第一句话。因为我们去得稍晚，天部井淳子已经开讲了。就这一句话，马上把人带到了人迹罕至的雪线之上，不由自主屏住气息。

天部井淳子 1938 年 9 月 22 日出生于日本福岛县三春町父亲是印刷工人。10 岁那年，学校组织了一次登山活动，她说："记得小学 4 年级放暑假的时候,随班主任一起攀登的是那须高原 2658m 的茶臼岳。印象中披在大山身上的应是绿色的草木、烂漫的山花。山谷里流淌的应是清澈冰凉的小溪。夏天山顶上也应是酷暑当头。可茶臼岳的山体是被砂石和火山岩所覆盖.山谷里流淌的是热水（就是温泉）。夏天的山顶却寒冷刺骨.....这种学校的课堂和教科书无法给我的体验，让我兴奋着迷。老师带我感知了这'未知的世界'，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憧憬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感受'未知世界'带给我的冲击和喜悦成了我爱上攀登高山的真正理由。"

哈！原来天部井淳子是个受童年经验影响很深的人，学校老师无意间组织的一次活动，造就了这个女子一生的传奇。天部井淳子在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她一无所知之后，开始向往登山。1962 年她从昭和女子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同年加入成人山岳会,开始了漫长的登山生涯。

天部井淳子不仅自己乐此不疲地登山，还是一个组织家。1969 年，她发起成立了只以"女子海外远征"为宗旨的"女子攀登俱乐部"。1970 年她作为第一支日本喜马拉雅女子登山队的成员，登上了海拔 7577 米的安纳布尔纳 IV 峰，实现女性首登，日本人首登。1975 年她作为日本女子珠峰登山队副队长，成功登上珠峰,成为世界上首位登顶珠峰的女子登山家。

说起这个"世界第一"，真是九死一生换来的。准备工作从 1974 年开始，天部井淳子把女儿交给姐姐照顾，离开东京前往加德满都。作为这次探险队的负责人，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督运 15 吨重的食物和器材上喜马拉雅山，是用牛车长途跋涉。到了牛车也无法行进的时候，天部井淳子雇佣了 600 个搬运工，才把这些物品穿越森林运抵珠穆朗玛峰大本营。

第二年，也就是 1975 年的 3 月中旬，探险队的全体成员在达库姆布冰峰的大本营集结，15 名日本妇女组成了日本女子珠峰登山队，队长是久野英子，天部井淳子是副队长。其后两个月，天部井淳子和她的探险队，开始向珠峰顶点进军。

为了登上这座世界最高峰，她们经历了千辛万苦。5 月 3 至 4 日夜间，在海拔 6450 米的营地突然发生了一次大雪崩，7 名女队员和 23 名尼泊尔向导遭受雪崩袭击，整个 6450 米的营地全被雪崩吞没，情况非常危险。好在及时抢救后，全体人员平安脱险了。天部井淳子也是被雪崩埋没的队员中一个，她回忆说："在雪里我一点也不敢动。3 岁女儿的形象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刻我想，如果我死了，她怎么办？必须活着，为了女儿，为了我自己，为了所有人。"天部井淳子曾失去知觉 6 分钟，后来被向导发现获救。最后的冲顶用了 6 个小时，接近顶峰的路段是最险峻和陡峭的，天部井淳子还背了 20 公斤的东西---氧气、照相机、水和食品等。1975 年 5 月 16 日中午当地时间 12 时 30 分，天部井淳子和尼泊尔向导安则林（当年 27 岁，男性）一起，沿南坡传统路线登上了珠峰顶峰。她在上面呆了 50 分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

想必是吃了太多的苦，经受了太多的惊吓，天部井淳子在登上顶峰之后表示，"以后再也不干登山这种活动了！"可这只是片刻的退缩，天部井淳子并没有停下登山的步伐。

她的登山履历让我特觉有趣的是，她不在乎高度，只在乎那山是不是所在国的最高峰，所以就有海拔只有 294 米的立陶宛最高峰，312 米拉脱维亚最高峰，318 米爱沙尼亚最高峰，173 米丹麦最高峰……真是大小通吃，苍蝇蚊子都是肉啊。

还有一点令我感动的是，2000 年，天部井淳子完成了日本九州大学的研究生学业，获得了硕士学位。她的毕业论文题目为《喜马拉雅山的垃圾问题》。

你可以计算一下，天部井淳子是 1938 年生人，2000 年的时候，她已经 62 岁了。这个年纪，在每年出征 7 到 8 次到国外去爬山的情况下，还完成了学业，真是不简单。

她登上和平号，是 2008 年，算起来，她整整 70 岁了。

70 岁的天部井淳子矫健有力，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她说：作为一名女性，她的一生所作所为，曾经引起过很多非议。某次，她为妇女登山俱乐部寻求一笔资金（类似于赞助吧），求助于日本社团基金会。基金会的人不屑地说，女人就应该呆在家里，照顾好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为什么要去登山？天部井淳子说，呆在家里对于一个想要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妇女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天部井淳子，把登山当成了她荷尔蒙分泌的础石。只要山在那里，她就忍不住磨刀霍霍要去攀登。这种爱好锻炼了她的意志，让她青春勃发，斗志昂扬。

谈到近况，她说，我现在每周都要去爬一次山。说到和平之船的旅行，她说自上船以来，每天都要锻炼。先是每天走 10 圈，适应之后就每天走 20 圈。

和她相比，我的每天 5 圈，惭愧之极。

惭愧也是一种收获，知道了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奇女子，这样不断攀登的生涯！* 阳历的七夕

每年农历七月七日是中国人的"情人节"--七夕节。在日本，人们也庆祝七夕，但他们的七夕节主要不是用来祈祷得到爱情，而是祈求姑娘们能拥有一身好手艺。据说日本过去也和中国一样，在农历七月七日过七夕，1873 年日本修改历法后，多数地方的七夕活动，就改在公历的七月七日举行。

一进入 7 月，和平号上也开始酝酿过节的气氛，先是在宴会厅和餐厅过道等公众场合，竖起了人造的翠竹。我有点纳闷，实在想不通七夕和翠竹有什么关系。觉得若非要搭建布景，也应该是葡萄架或是喜鹊窝才应景。后来才明白，这个节日，并不是单纯的爱情，更多是励志。可能是因为主题的改变，和爱情渐行渐远，吉祥物也有所不同了。

据说，七夕节是在中国古代传入日本的，经过多年的演变，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夏季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七夕在日本原是朝廷贵族的祭祀活动，又称"乞巧奠"（既然有"乞巧"二字，应该和原来传入时的传统有关）。从江户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民间庆祝活动。每年这个时候，大人和孩子都会聚在一起，在五颜六色的长条诗笺上，写下愿望和诗歌，然后连同用纸做的装饰品，一起挂在自家院内的小竹子上，此外还要在院子里摆上玉米、梨等供品，请求织女星保佑自家女孩的书法、裁衣等手艺能有所进步。我想，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似乎织女没有上过学吧？

会写字吗？不知道。我们在文化方面，信奉的是文曲星，读书写字这事，好像不在织女的工作范畴里。不过她织得一手好布，应该是千真万确的。我小的时候，听家中保姆讲过一个版本的牛郎织女神话，说是每日的朝霞和晚霞，都是织女辛辛苦苦织出来的，头一天半夜里织完了，天还没亮就被天兵天将拿去铺在东方天边上。刚刚吃了早饭，又要忙着织黄昏要用的晚霞云朵，辛勤劳作，十分辛苦。那时幼稚的我，并不在乎牛郎和织女的分离，总是想，美丽的彩霞是织女的劳动成果，那下雨时的乌云又是谁织的呢？是妖怪吗？天上还另有一个存满了黑色和灰色线团的作坊，也管织难看的布吗？

船上有一位日本女孩，来自仙台。她告诉我说，七夕节在仙台，有 400 年的历史了，是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每年七夕节有大约 200 多万人参加庆典游行。我仔细想了想，牛郎织女的故事虽说在中国家喻户晓，但起码是近些年，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用游行来庆祝的吧？看来仙台人，真是发扬光大了这个节日。

中国的许多传统节日在日本都可以找到翻版，比如说日本也有农历春节，也相当隆重。不过，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幅度西化和大幅度的“去中国化”，就在 1873 年，废除了农历新年，把新年放在阳历的 1 月，叫“正月”，顺理成章的，1 月 1 日就是元旦，称为“正日”。之后把 1 月 1 日到 1 月 3 日叫“三贺日”。正日的那一天，小辈先去父母那里拜年，向父母问安，再到亲友家拜年。长辈也会给压岁钱。和咱们过春节一样，新年还是个“吃”的节日。不过日本人在“正日”这一天，吃的不是饺子，而是砂糖芋艿、荞麦面等等。之后要连吃 3 天素食，以示虔诚，祈求来年大吉大利。过年前的那一天，就是咱们的除夕日，日本叫做“大晦日”，这一天要做“大扫除”。（咱们好像是从腊月 23 日就开始扫了，比日本人的大扫除，要早一个星期。）日本人也有贺年片，叫做“年贺状”。每年我收到日本友人寄来的这种“状子”的时候，都觉得有趣。日本人在改造中国节日方面，很有一套。比如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端午节，这个节日，是在日本的平安时代传入日本的。现在已经日本本土化了，与中国早先赋予这个节日的意义大不相同了。在日本,主要是为了避邪而吃粽子和柏叶饼，菖蒲则是因为叶子的形状像剑，被用来避邪。因为端午有了刀兵之气，已渐渐变成了男孩子的节日。

中秋节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节日，主要和月亮和团圆有关。特别是现在中秋成了法定假日，和附近的星期六星期天一联盟，就成了 3 天的小长假，大家的重视就更上一层楼。在日本，这个节日和月亮的关系不大，8 月被称为豆明月。因为正值大豆的收获季节，庆贺这个节日，主要是希冀大豆丰收。所以日本人而对中秋节远远没有中国人重视。这一天现在已经作为日本的敬老日固定下来，似乎是把重阳节的主题也归纳其内了。

日本民族不仅仅善于模仿，而且“老瓶装新酒”，加入诸多民族特色，让这些传统的节日，虽然在时间上与中国虽然相似，内涵已大不相同。

还是回到七月七日吧。七夕的传说也是源于中国，日本人把它改造成成了一个励志的节日。在咱们的故事中，下凡的织女私自与牛郎成亲。王母娘娘发现后，把织女抓回天宫，牛郎担着担子，两个箩筐里，一边挑着一个孩子，好不凄惨。王母娘娘不动恻隐之心，反倒在担着孩子追赶妻子的牛郎面前，用发簪划出了一道浩瀚银河，从此只允许他们一年一度鹊桥相会。这基本上是一个歌颂纯真爱情的反封建故事，是一个自由恋爱的悲剧。其中无奈伤感是主旋律，也不乏坚持和期待。这个故事和七夕节一块儿移植到了日本，日本人把它动了整容手术，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说的是牛郎和织女在天帝撮合下结为夫妻，但婚后牛郎不再勤于放牛，织女懒于纺织，两人才被天帝分开。为了争取一年一次的相见机会，牛郎和织女从此努力工作。仰望星空千古感伤的故事，变成了励志教育的教科书。

可能是因为这种换汤又换药的差异，日本的七夕，不再悲苦和情意绵绵，更多的是喜庆和祈福。七夕节期间，日本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祭神仪式则是其中的“重头戏”。盛大的

仪式从七月七日凌晨 1 时左右进行，此时群星都已升到天顶，是人们仰望牛郎星、织女星和璀璨银河的最佳时刻。

最富有日本特色的七夕风俗是写纸笺许愿。七夕节期间，日本的神社、商店等公共场所都会辟出专门的地方，移栽一丛婆娑的翠竹。人们在五色纸笺上写下自己的心愿，用丝或线将纸笺挂到竹枝上。在靠海的地方，人们通常在七月七日这一天凌晨，趁天还没亮的时候，把写着自己心愿的纸笺扔到海里。据说，这种风俗始于江户时代，是日本人的独创。也许是因为出门在外，思家心切，所有的节日都让人格外郑重和在意。七夕之前，和平号的翠竹上面开始悬挂缤纷彩饰。各色纸笺如蝴蝶般扑倒了翠竹上，绵绵密密的几乎看不到假竹叶了。有一点像挂满了礼物的缩略版圣诞树。由于纸条太多，假竹子有点不堪重负。我本来也打算写点什么表达祝愿挂上去，后来一看祝愿太拥挤了，估计日本的织女也顾不上惠及我这个外国老太太的愿望了。本人老眼昏花，持针手抖，早已是做不成女红了（年轻时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在军裤膝盖上打一针脚粗大的补丁），就不祈了吧。至于字写得漂不漂亮，也已定型，老大徒伤悲，认了把。拉着芦淼在这丛翠竹下照个相，留作纪念。

在日本习俗里，当七夕的庆典结束时，供品和竹子上的纸笺将被放到河里顺水漂走，以此象征着自己的心愿能够到达天河。和平之船是环保先锋，虽然大海对于这区区几张彩纸可能并不在乎，但还是没有人把纸笺丢入大海，就只能让它们孤寂地在假竹子上慢慢枯萎了。好在，大海是和天空接触最频繁最紧密的地方，接触的面积也是最大的。这些心愿就是不埋在水中，也能直捣天庭。

可能你要说，和天空最接近的地方，应该是高山啊！比如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啊！

我觉得接触这个事，不但要有高度，还要有宽度。比如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多么小的一块地方啊，至多能站上几十个人吧？因为没去过，只是看着别人登顶的影像资料猜测，可能不准。但不能容纳上百个人站在峰顶，估计是没错的。可大海，无边无际啊！半夜时分，假如没有风浪，你走上甲板，可以看到万籁俱寂万物轮廓俱失，世界上仅存两样永恒波动的物体，相互舔犊情深。这就是蓝得发黑的大海和黑得透蓝的天空。在这里，有世界上最辽阔最亲密最生死与共的接触，风和雨、水和汽、古和今、生命和死亡……所有的信息都毫无保留地交换着，包括万物的前世今生。你还有什么心愿，不能飞抵它的胸膛？

*最后的金发女子出生地

世界上有不同的人种，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等，他们不仅皮肤的颜色不同，头发的颜色也不一样。东方人是黄种人，黄皮肤、头发是黑色的。而传统的欧洲人是白种人，白皮肤、头发都是金黄色的，非洲人是黑皮肤黑头发……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

据研究，头发的颜色是由头发内部含有的色素种类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头发中含有三种色素，它们分别是优黑色素、红黑色素和嗜黑色素。

头发中所含上述色素的比例不同，也就出现不同颜色的头发。人类的头发有黑色、黄色、红色和棕褐色之分。大体上看，黄种人的头发是黑色的；而白种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

在全世界走了一大圈，我的感觉是黑颜色头发的人最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亚洲人的头发基本上都是黑色的，这没有疑义。非洲人也是黑发，此乃不争之事实。美洲土著人，如果不是和欧美人混血，绝大多数人也是黑颜色头发。因纽特人更不用说了，印地安人也是黑发。澳洲的毛利人是黑发。南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多黑发。

这让我对黑发生出了浓厚的兴趣，要知道我是医生出身，对人的生理特征，有一种职业探

究欲。查了资料，得知形成头发颜色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人类的进化和遗传因素，这与肤色不同的道理是一样的。

黄种人长期生活在阳光充足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较强的紫外线照射使得祖先的皮肤及毛发中黑色素含量增多，以对自身进行保护。这样，一代代遗传下来，头发就是黑色了。

欧洲人多生活在目光稀少的寒带地区，紫外线较少，皮肤和毛发内黑色素含量较少，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金黄色的头发。黑色素可以有效地阻挡紫外线的摄入，所以气候炎热日照强烈的热带非洲，无论肤色和头发的颜色，都达到尽可能黑的程度。这是人类进化、适应自然的结果。

如果有人要问莎士比亚、哥伦布、哈里王子和妮可·基德曼的身体都有什么共同之处？大多数人可能不知所以。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都有一头独特的淡黄色中透着红色的头发。基因科学家声称，红发人的历史不会延续太久了，生来一头美丽红发的人会越来越稀少，可能在 100 年之后就不再有红发人种了。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说，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 2%，红发是几千年前北欧人的一种基因突变“创造”出来的。全球化的发展，拓宽了择偶地理选择性，降低了红发人碰到一起的几率。红发人的后代中，就很难再现纯粹的红发这一遗传体征了。

如果夫妻两个人中有一人是天生红发，另外一个人是金发，那么他们生下的宝宝就是淡黄色头发。苏格兰红发人种占全球比例最大，据估计，40%的苏格兰人携带红发基因，而 13%的苏格兰人长着一头炫目红发。

专家预测，到 2060 年，天然红发可能会消失。不过，基因也不会一点反抗都不做，就悄悄地隐退了。它们会无声无息地隐匿于生殖系统中，数代人之后也许会猛然蹦出一两个红发后裔。《国家地理》杂志说，红发的由来估计是这样的--最初，红发基因对人体有益，可增大日照生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不过，携带这种基因的人更易患上皮肤癌，并且对热和与疼痛相关的敏感性更高。所以会慢慢被淘汰。

某年我在国外旅行，同行的女子十分关注别人的头发。地铁上，她会悄悄附耳细说，你看到边上那女子的头发了吗？
我说：“看到了啊。怎么啦？”

她说：“你注意到头发的颜色了吗？”

我说：“金发啊。”

她说：“你不要被蒙骗了。再仔细看一看。往她的头发根上瞅。”

我不明就里，佯装无意多瞟了几眼。那女子的发根是褐色的。像咱们的老年人，染发不及时，发根显出虱蚬样的白色。只是这上头是金发底下是褐发的样子，一时找不到恰切的比喻。

我点点头，证明发现了秘密。

又一次，在超市排队结账。同行的女伴又向我眨眨眼睛。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到前面有一位中年妇女，染着金发。不过因为是在背后，得以不动声色地从容观察，看到金发下约一寸处，露出的都是灰发。因为马上就轮到我结账了，故没有观察清楚，这女性到底是天生的灰发，还是黑发变的灰白了呢？总之，要从斑驳的灰发染就灿烂的金黄色，这不是一个小工程。那女子染的不很彻底，显出奇怪的灰烬般色彩。

没事老盯着别人的头发干吗？我腹诽。

推着购物车走出人们的视野，女伴说："你看美国金发的人多不多？"

我说："当然多。这些天，我看到的女子，几乎都是金发。"

她笑说："你差了，被他们骗了。天生金发的人，在美国很少，绝大多数都是染的。这就是西方国家的染发业为什么如此发达，因为染不了多久，发根就会冒出来，就露馅了，只好再接再厉地染发。"

我说："这能够理解。中国人也有染发的，如果不染，就会露出马脚。所以，染发是会上瘾的。"

女友说："中国的事情还简单一点，主要是老年人把花白的头发染黑。可是在美国就不同了，不同发色的人，都愿意把头发染成金色。这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工程，要染一辈子呢。"

我说："染发剂有毒。长久用下去，很有危险的。"

女友说："他们也知道。不过，金发有很多好处呢！你知道什么人才有最纯正的金发？"

我说："不知道。"

女友说："只有央格鲁撒克逊人！金发就表明他们的祖上是从欧洲来的，血统高贵。"

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直到 10000 年前，地球上的原始人一律都是黑头发和黑眼睛，北欧女子是在冰河时期快要结束时，才开始出现"金发碧眼"的特征的。那里气候恶劣，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进行更多的狩猎活动，以便猎取到鹿、野牛和马等动物作为食物。由于这些狩猎活动通常由男性进行，很多男性都因此死亡，使北欧地区形成了男少女多的独特现象。由于男性缺少，"物以稀为贵"，女性们的性竞争就显得非常激烈。正是在那时，开始发生基因变异，一些女性的头发渐渐变浅，成为金黄色，她们对男性配偶更具有吸引力。当金发女郎和黑发男性发生性关系后，金发基因就一代代遗传下来，导致欧洲大陆的金发男女从此就越来越多。加拿大人类学家彼得·弗洛斯特说："金发女郎的出现，是早期欧洲女性面临性选择压力的结果。面对很少的男性，原始女性必须进行竞争，才能获得潜在的丈夫。而金黄色头发可能会刺激大脑中的性吸引因素，原始男子面对许多黑发女子时，里面一个金发女子可能最会被他选出当配偶。"

英国中兰开夏郡大学教授约翰·曼宁称，金发女郎之所以得到原始男性喜爱，还因为她们可能拥有更高的雌激素水平和更高的生育能力。曼宁说："如果你在极端寒冷的气候和食物短缺状态下只能养活一个妻子，如果你不得不走很远的距离去打猎，那么你必须确保你娶来的女人拥有高生育能力，可以为你繁衍更多的后代。"

直到现代，金发女郎对人们依然充满了吸引力，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和法国影星碧姬·芭铎更成为了金发美女的象征。然而，因为携带金发基因的人种已越来越少。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家预言，地球上最后一个金发女郎将可能在 2202 年出生于芬兰，在此之后，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金发女子了。

哈！如果这些研究正确的话，金发的出现，说明那时的欧洲果然穷山恶水，自然条件比其他的地方更险恶。所以其它地方的人，都可以保留着黑发基因，不必发生大规模的变化，欧洲

的女子却必须让自己"适者生存"。10000年前,当时的欧洲穴居人由于打猎伤亡,造成男性奇缺,一些原始女性为了增加对男性的性吸引力,开始发生基因变异,进化成金发碧眼的美女。金发美女将会在200年内绝种。

又是一个将在200年内绝种的发色。

把这些有关发色的小资料收集在这里,并不是说黑发就有什么可骄傲的,但同理,金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不过是大自然按生存法则发牌时的一个小例子,不必分出高低贵贱。这些年,国内的女孩子也有爱染金发的,可能不一定谙晓这其中的斗转星移,但中华文化中"身之发肤,受之父母"的理念,我觉得还是有道理。起码,不用受染发剂之荼毒,对健康有益处。以头发的颜色来寻找配偶,那是10000年前穴居的人水平,现在当然要有新的标准了。

这世界上,有些人肤色如雪,有些人黄白相间的(注意啊,我说的是肤色介于黄色和白色之间,而不是格子布似的,一块黄一块白的),有些人是黑色的,有些人是巧克力色的,有些人.....有些人已经无法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了,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的血液汇集了各国各族的基因,成为了一只强大的人体基因调色盘。

丑闻缠身的美国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1975年生于加州。据说父亲分别有美国黑人和印第安血统。母亲则分别有泰国、中国、荷兰血统。如此推算,伍兹本人有1/6中国血统,1/6泰国血统,1/4黑人血统,1/4印第安血统,1/6荷兰血统(我查找的资料不一定准确,如果错了,诚恳道歉)。

人类血统的大融合,是一个大趋势。没有哪一种肤色或是发色,比别人更高贵。我们都是大海的儿女。

喜欢一句禅语--说话时便说话,行走时便行走。死亡时便死亡。套用一下,该黑发时就黑发,该金发时就金发,该变白时就变白。皆是基因的戏法,不分贵贱。

* 自主企划必有我师

知道我要去全球航海旅行100多天,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么长的时间,你干什么呀?

对此,我本人倒不是特别担忧。年轻的时候,我在藏北高原呆过,冬季大雪封山的时候,山路闭锁,一连四五个月和外界没有丝毫联系。吃不到青菜,看不到报纸,不通电话,更没有今天可享用的电视。广播也因为山高路远,根本收不到。总之,那是群山苍莽中的银白孤岛。

一群十七八岁的少女,面对着这种亘古洪荒的枯寂,能采用的应对措施,就是谈恋爱或是发呆。刚当兵的时候我们都是战士,严禁谈恋爱。多年以后,当我和当年的女战友们,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嫗(稍有夸张,白发虽有,尚不曾苍苍),忆旧闲谈之中,我才知道,原来她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正是用谈恋爱的方式,排遣了无穷的寂寞。不知我是晚熟,还是执行纪律的乖乖女,总之那时愚笨之极,完全没有动过此念头。收到暧昧的书信,看也不看。第一时间,找块干净的雪地,用防风火柴点燃信封一角,看着它探头探脑地蔓延开来,让那些热烈的话语直接化成轻袅腾挪的火焰。

于是孤寂的我,只剩下自创的修心一途,就是日望冰山夜看苍穹,对着这些刻板呆滞的景色长时间地发呆,完全疏忽了时间。今天想起来,我都对当年那个莫名其妙的小女兵,升起了由衷地佩服。此人没有因此得抑郁症,实乃万幸。

经历了年轻时代的这种操练,我对面朝着某种单调的景色一言不发,自信有持久的抵抗力,

甚至还形成了一种嗜好。航海吗，暗忖：不过是把白色换成了蓝色，静止变成了缓移。我已不再年轻，想来耐性这东西，和体力的孱弱恰好相反，该是更好而不是减衰。

这样胸有成竹地想着，上了船。上船之后，才发现远洋客轮并不是寂寞的藏北雪原，内里沸腾骁勇，恍若闹市，充满了甚嚣尘上的杂事。

除了船上举行的大规模的晚会和集体节目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自主企划"。

"自主企划"四个字，咱都认识，不过它虽然长得一副中国汉字的模样，却是按照日文的方式组合起来。

"企划"是个缩略语，简言之，就是企业策划。

记得参加过一个会议，听企划名家聊他们成功的故事。因为参与者多已成名，所以聊起从前的职业时，就有衣锦还乡的傲然--勤杂工、业务员、记者、个体户等等，争相地回忆当初的贫贱，然后殊途同归地投身企划，居然就一步登天了。听完他们的发家史，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果一个人找不到工作了，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时，可以试试企划，保不准起死回生。第二个印象就是，别看说得五迷三道的，一言以蔽之，策划就是来自古代谋士向帝王献计时所说的"上策""中策""下策"，是合纵和连横，是田忌赛马，是围魏救赵.....是三十六计。

可能有人要说，你这感受这也太不靠谱了。那咱引经据典，来一段企划的学术定义："企划就是在考虑现有资源的情况下，激发创意，制定出有目标、可实现的、解决问题的一套策略规划。"

又有了新的问题：写航海旅行的文章，和企划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啊。让我摘抄一段船书上的文字。

"船上是什么都可为的空间和什么也不为的时间的融合。在船上有各式各样的活动让您参与。既有交谊舞晚会，又有世界各地的专家的讲座及探讨会。参加者还可以自主策划活动，尽情施展您的才华。您可以发挥您的才能，带上需要的道具，在船上搞自己策划的活动。演奏乐器啊，表演节目，教授技能，高扩平凡生活中的小常识，在这个自由的舞台上，自由地发挥吧....."

简言之，就是在和平号上，你可以自己发起自己组织一个活动，这就叫作"自主企划"。具体的实施步骤是这样的：先由旅客自己来确定一个方案，然后到船上的自主企划部提出申请，登记你的自主企划方案。这其中包括企划的名称，需要的场地，还要准备道具，包括要不要画面和音响师的配合.....种种细节都要考虑周全。登记完了以后，就请耐心等待，和平号上 1000 号旅客，遍地珠玑。踊跃策动"自主企划"的大有人在，船方也要统筹安排一番。

我也搭乘过欧美和意大利的游轮公司，都没有这样的项目。他们有赌场，但没有自主企划。和平号正是把原来"挪威之歌"船上最大的赌场，变成了自主企划会场。

让我用"和平之船"的自我介绍，来说说他们和普通的游轮，有何不同吧。

和平之船是日本的非盈利非政府的 NGO 组织。它的宗旨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船的主人，共同进行环球大航海，大家乘船到世界各地进行国际交流。通过和各国各地区人们的交流建立一个不同于国与国利害关系的草根阶层的友好平台，建立地球市民网络。和平之船自 1983 年开始第一次邮轮航海，至 2008 年已经进行了 62 次航行，参加人数达近 4 万人。

任何活动的第一次，都是值得纪念的。和平之船的首航航线，是 1983 年 9 月 2 日从横滨出港，经小笠原群岛，关岛，塞班等岛屿，是一次主要环绕亚洲国家的航程。

这个以船为载体的非政府组织的诞生，和当时的大背景密不可分。那就是亚洲人民至今抗议之声连绵不绝的日本教科书事件。日本把 20 世纪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改写成了“进入”，激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还在日本大学上学的一群热血青年，开始产生了质疑：他们从小所学习到历史是真实的吗？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教科书说得不可信，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迈开自己的双腿，到当地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去验证？从这个朴素的愿望出发，他们开始升起了和平之船的风帆。

和平之船的目标不同于国与国的利害关系，而在于一般市民、学生和孩子们之间进行面对面的友好交流。这种交流需要一个平台，这就是和平之船的意义所在。在这个自由的空間里感受着世界的变化，化解着各种矛盾，同时为建立更美好的地球家园做出贡献。

和平船是一个独特的空間，在这个空間和时间里，组织了各种活动和项目。有运送国际物资的“UPA 国际援助活动”，还有“送一个足球国际交流”，等等。各式各样的活动丰富多彩，不胜枚举。和平之船终年活跃而忙碌在世界四大洋五大洲。

可以这样说，和平之船是一所以地球为校园的大学。它航行在世界各地，走访各式各样的人群，与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进行平等而愉快的交流，在当地进行历史的验证。船上也有各种专家，旅客们可以和专家们进行研讨和分析，把实践和理论结合着学习，在实践中体察“和平”的宏远意义。

看了和平之船的自我介绍，你就对它为什么这样热火朝天地搞自主企划了吧？他们要把和平之船办成一所流动的大学。学生就是所有的客人，教授除了水先案内人之外，就是所有的旅客自己了。

我对此类活动十分好奇。为什么呢？从中可以看到人们生活的原生态啊。大家都是普通人，脑袋瓜里有些怎样的创意和设计呢？择定的题目有趣吗？上台后紧张吗？要是不精彩，有人退场，主讲人会不会沮丧呢？这种企划完全是公益性质的，没有丝毫报酬，大家为什么还趋之若鹜呢？

这些问号折磨着我，看来若不是亲自参加各种自主企划活动，难以得到第一手资料。

语言是个问题。船上的游客大部分都是日本人，自主企划主主要是讲日语。我就必须和翻译达成默契，我要去参加某种自主企划，他也能抽出时间陪着我。要知道船上的中国游客并不只我一个人，翻译也不是我的专职翻译。这让我在决定参加自主企划时，颇费心思。我要先问翻译何时能够陪同我，还要兼顾这个题目他是不是也有一点兴趣。如果人家毫无兴趣，我就要反复斟酌。毕竟，翻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我们的衣食住行，这等你个人感兴趣的杂事，原则上讲，未必在人家的工作范畴内。

感谢翻译小唐无私地不辞劳苦地帮助我，使我得以参加了很多有趣的自主企划。现在我把在船上记的一篇博客，录在下面，可能有更多的现场感。

2008 年 8 月 1 日

先要介绍一下自主企划。

在和平号上，有一个光荣传统，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是船上的客人，就可以到一个名叫“自主企划部”的部门去登记，然后由那个部门分派给你一个时间，还有相应的地点，由你自己发起一个活动。可以是表演、讲座、讨论……也可以是小活动，交流，集贸市场等等。总

之是不拘一格，你以你的一技之长，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至于有没有人对你的自主企划感兴趣，有没有人参加，这就完全是你的事儿了。我有一次在饭厅看到一个日本女孩，如同《女起解》中的苏三一样，背后胸前都带着纸板做成的"枷"，大惊，不知道这唱的是那一出？以为她家里出了祸事或是有什么要求助于大家的，便很关心地询问发生了何事？翻译漫不经心地告诉我，那上边写的是：某日某时她将在某地开一个自主企划，内容是什么，期望大家都能来参加，欢迎赏光云云.....

容我把和平之船"官方"对于这一事物的解释抄录如下，这样大家就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一活动之精髓了。

"大家在船上的时间都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以做自己一直想做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比如写书、摄影、享受大海.....等等。除此以外，还可以作有很多宝贵的交流的机会。这里提供各种形式的活动形式的活动，包括你自己发起。无论年龄、性别、国籍、职业和背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到和平之船的队伍中来，只要带这勇气和激情，这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广阔而迷人的平台。"

我甚至觉得很多人就是冲着这"自主企划"的舞台，到和平之船上来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信"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已经绕地球走了七圈。他在和平之船上经常开办自主企划，把他在世界各国拍摄的录像放映给大家看。我刚开始对此充满期待和热情，但不久后发现"信"的拍摄技术不很好，设备也不精良，这样看的时候非常吃力，画面晃动的很厉害。我本来就晕船，常常是在看完"信"的一场自主企划之后，赶快跑回舱房平卧许久，才能让翻滚的脑浆平复下来。以至于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信"，你这样老在海上，晕船吗？

"信"很奇怪地看着我（我估计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他们的基因中，晕船的比例极低。而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晕船的比例就要高很多，也很顽固。），说：从来不晕船。

因为"信"制作的自主企划之多，到了几乎"每日一划"的地步，我甚至觉得"信"就是为了能有在这种在人前表现的时刻，而走了这么多趟环球旅行。也由此可见，这"自主企划"在发动群众人人参加人人有份方面，的确是有独到魅力。

闲话少叙，进入正题。我有一阵子，不太参加"信"的自主企划了，但仍旧关注着"信"的动态。有一天，"信"的内容是"乘坐世界上最豪华的邮轮畅游加勒比海"。那一天有些风浪，却不想参加的人很多，好像是我参加过"信"组织的活动中，观者最踊跃的一次。内容说的是"信"在3年前，参加了一次美国豪华邮轮的短期旅行，乘坐的邮轮有16万吨级。据"信"说，这在当时算是大的，但听说马上就要有一艘26万吨级的邮轮就要运营了。

我估计当时的参加者都马上做了一番心算：和平号是2万吨级，人家是本船的13倍，那该是多么平稳啊！

还是"信"的一贯风格，镜头摇摇晃晃的，解说也很随意，我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但下一次，我仍然关注着"信"的动向。这也是自主企划的魅力吧。

.....

看到这里，你可能要问：那你准备了什么自主企划吗？

说来惭愧，我啥也没准备。出发前，虽然大致知道了有此类这种活动安排，但各种出国手续十分繁杂，许多事务性的工作缠绕身上，根本顾不上细细思考此事。再加上语言不通，心想太繁复的东西讲了对方也不容易懂，太简单的又觉得拿不出手，就迟迟没有确定下来。一晃，就两手空空地上船了。

开航之后，看到人家星火燎原般的自主企划，总觉得自己不参与其中，有点不合时宜。这时船上邀请我讲讲中国文化，主要涉及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妇女问题。可能是因为知道我在西藏当过兵，当时达赖“藏独”等人阻扰奥运火炬传递，外国人很想听到更多中国民间的声音，我答应下来。

正在这时，通过卫星电话，我们得知国内汶川地震的情形惨烈，抗震救灾全面展开。于是，我们就把这次自主企划，改成了对中国地震灾情的介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提个小建议。如果以后有谁登上这种长途航行的海轮，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展示出来，提前做点准备，到时候露一手，保证惊艳四座。中国人多才多艺，无论是吹拉弹唱，还是琴棋书画，都颇有特色。漫长的旅程，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学识和力量，汇拢在一起，就是一所丰富的大学。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的理解不单是三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能够充当我们的老师，而且，必须是“行”走当中。要不然，为什么不说是“三人坐，必有我师”呢？可见这个“行”，也是成为“我师”的必要条件。一条大船，1000 个人，在海上行走百余天，最起码有 300 个人，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有 300 位老师的讲堂，可以算是一所大学校了。

如果你策划了自主企划，要带上一些必要的道具。大海之中，无处补给，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要在海外搜寻补充，几乎缘木求鱼。

亲手整理到手软，神马都是浮云啊!!!!